



氣

卷二十一至二十七雜文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一

雜文一

春秋

春秋書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歐陽子曰學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歐陽子之意主於掊擊三子而未嘗於左氏之傳易其心而求之也左傳曰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宣子使趙穿迎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壬申朝於武宮左氏之證趙盾之弑者有三靈

公在則出奔聞弑則未出山而復一也弑君者
穿也逆新君者亦穿也而宣子使之二也太史
以不討賊責盾盾以詒伊感自責俄而使之逆
黑臀焉於討賊之說何居三也左氏證盾之弑
君可謂深切著明矣而曰信爲趙穿者何也亡
不越竟反不討賊董狐之獄辭也盾而不與聞
乎弑也則亡必越竟不越竟則必與聞也盾而
不與聞乎弑也則反必討賊不討賊則又必與
聞也反而討賊則賊之主名穿也反不討賊則
賊之主名盾也譬之律家殺人穿下手之人也

盾造意者爲首也故曰非子而誰此董狐之獄
辭也孔子曰越竟乃免越竟乃免猶云討賊乃
免也討賊則必越竟不越竟則必不討賊此一
事也孔子誅盾之心以其與聞乎弑而必不肯
越竟則反不討賊又不待言也董狐斷趙盾之
獄以兩言而孔子以一言孔子之議獄也精矣
左氏之記事也覈矣

春秋論二

以高貴鄉公之事按之則可以斷趙盾之獄矣
盾自帥中軍廢置生殺盟會侵伐皆出其手士

會曰盾夏日之日也舉國畏之久矣靈公欲殺之非獨患其驟諫也憤其專也高貴鄉公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亦此意也成濟者盾之趙穿也穿與胥甲父同罪而穿死之欲以有爲也賈充叱成濟曰司馬公畜養汝輩正爲今日盾之庇穿猶是也陳泰者盾之董狐也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司馬昭見泰泣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腰斬賈充以謝天下又曰但見其上不見其次昭乃更不復言盾與昭之情狀何其似也昭能收成

濟斬之盾不能何也成濟奴隸小人昭視之孤豚腐鼠耳穿者盾從父昆弟之子使之掌兵得衆以行其弑逆弑君之後使將而迎新君不解其兵柄以自固也昭之殺濟也以解衆也盾則何解之有齊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杼殺之猶有畏心焉盾於晉史之書弑也坦腹而當之彼以爲執國之命負仁儉恭敬之僞名爲國人之所與雖弑其君而可以不慙也盾未嘗辭弑君也左氏未嘗不信盾弑也百世之下儒者曲爲之解不已愚乎蘇子繇曰亡而不越竟反而不

討賊安知盾之非僞亡而使穿弒君曰盾非僞
亡者也盾在國中懼靈公挾之以爲質盾出而
穿可以縱兵無所忌也公羊曰趙穿緣民衆不
說起弒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主於朝而
立成公穿之迎之也蓋曰君弒矣君弒則可以
復矣此盾亡不越竟之案也

春秋論三

左傳曰許悼公瘞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
書曰弒其君此敘許止弒君之案也止之弒君
孰書之許之國史書之也孔穎達曰仲尼新意

實非弒而書弒非也然則悼公曷爲書弒止弒
之也左氏曰飲世子之藥卒公羊亦曰止進藥
而藥殺也止之弒悼公以藥弒也以藥弒與以
刃弒有以異乎左傳又曰大子奔晉止藥殺其
父身爲藥主不繇國醫國人不與而奔晉也傳
書奔晉所以成乎其弒也自公穀主不嘗藥之
說而後儒紛然聚訟曰止非實弒春秋加弒焉
以譏子道之不盡也夫子道曰不盡云爾加弒
焉與商人蔡般等孔子之制法若是酷乎不嘗
藥曰弒推刃亦曰弒商人蔡般不有佚罰乎然

則一傳何爲而有此言也曰此必許止弑逆之
後欺罔其國人哭泣歆飭粥僞哀痛以自蓋也
流聞者不察而信之是以傳於此言也不立乎
其位以與其弟則不奔晉大子奔晉則虺之位
非其兄之所與明矣奔晉之後死不死未可知
曰未踰年而死吾無徵焉爾左傳載君子之言
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人子盡心力以
事君猶舍藥物而况於以藥弑乎左氏之書往
往旁撫異聞蓋公穀之前已有不嘗藥之說故
引君子之言以駁正之非真以爲不舍藥物而
加弑也公羊曰君子卽止自責而責之也春秋
之立法猶律令也律令之議罪也必傳其所當
比以其人之自責而入之也亦將以其人之不
自責而貫之乎如是而何以爲刑書

春秋論四

自公孫弘董仲舒爲公羊學武帝尊公羊家繇
是公羊大興西漢多引公羊家斷獄張湯爲廷
尉欲傳古義決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
補廷尉史平亭疑法以湯之酷烈如此况其它
乎朝廷有大議儒者往往引經誼裁斷一言而

決至使人主宰相顧歎息於經術則善矣以此爲折獄之準則非也漢律不可見矣唐宋以後各有律法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著爲令顧欲引春秋之義斷後世之獄是猶禁奸盜以結繩理文書以科斗豈不繆哉漢世去春秋未遠公穀之學卽齊魯之學也援春秋以斷漢獄猶爲近之本朝去漢遠矣而况於春秋乎乃欲以趙盾許世子止之獄辭傳本朝之律令不已迂乎近代進藥之獄有二以唐事斷之可也世宗之并遐也與唐憲宗相似柳泌僧人道付京兆府決杖處死方士王金等之議辟宜也李可灼之事與柳泌少異以和御藥不如法之律當之可也當國大臣則有穆宗貶皇甫鏗之法在不此之求而援引春秋書許止之義效西漢之斷獄此不精於經誼之過也

春秋論五

自古讒佞小人唱邪說以搖國論未有不援引經誼粲然可觀者也本朝穆廟初大臣欲反王金之獄則曰先帝不得正終子無改父此亦佞人之言似是而非者也趙昭儀傾亂漢室

親滅繼嗣司隸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請正法議
郎耿育上疏以爲愚臣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
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迺反覆校
省內暴露私燕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
乃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
也卽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
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
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孝子善
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育之言皆
應經誼豈非佞人之尤者乎近代小人訾挺擊

移宮之事者曰慈曰孝上痛山陵下懼宮禁皆
耿育之議爲之祖也春秋書曰夫人孫於齊左
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夫人姜氏薨於
夷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公羊曰貶必
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何休曰刑人于市
與衆棄之必於臣子集迎之時貶之所以明誅
得其罪也吾夫子魯之臣子也於魯之二夫人
大書特書無所忌諱耿育之所謂暴露私燕謗
及山陵者吾夫子其戎首也哉

天啓進藥之獄蒙有猜焉進藥決之禁中閣

臣不爲藥主一也 光宗寢疾彌留非以紅
丸故奄棄萬國二也 舍崔文昇而問李可灼
三也 穀梁子曰於趙看見忠臣之至於許世
子止見孝子之至儒者相洽服習以爲精義
執此以斷斯獄則過也 高新鄭非小人也假
經義以訟王金比於佞矣 異議者奉其言爲
聖書則舛也 旣而曰 三朝要典允稱信史
光廟實錄亟須刊定 闡累朝之慈孝 洗君
父之惡名 莫不援據經誼 依附忠厚 莊生有
言 儒以詩禮發冢 其是之謂乎 余故作春秋

論五篇以證明之 知我罪我亦以俟後之君
子 崇禎元年四月甲子記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二

雜文二

雞鳴山功臣廟考上

太祖實錄洪武二年正月乙巳立功臣廟於雞
籠山六月丙寅功臣廟成論次諸臣之功以徐
達爲首次嘗遇春又次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
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
通海張德勝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
成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命死者塑像祀之仍
虛生者之位初胡大海等歿上命塑其像於

卞壺蔣子文之廟至是復塑像於新廟是祀也
掌在太嘗記在會典二百餘年已來未之有改
也太倉王世貞獨考其誤以謂國初之封六王
韓魏鄭曹宋衛也立廟之時韓宋猶未受封何
以前知其不令終而絀之黔寧是時官不過指
揮何以知其必樹大勳而驟登之此記事者之
誤也然則云何曰塑像虛位誠有之其後如韓
宋者則弗克與享也今之位次据永樂初年見
在者而書之也王氏之考覈矣而未及詳也夫
豈惟黔寧哉初封二十八侯何以獨舉五人繼

封十二侯何以獨舉一人自蘄國以外皆以有
功待封者也若黔國則與黔寧比肩者也如國
史之云其所謂論次者以何爲援据乎國史於
二年旣云論次諸臣之功定祀二十一人矣七
年六月書祔祭新戰沒定遼衛指揮高茂等三
十八人八年正月又書增祀華雲龍李思齊等
一百八人九年又書祔祭何文輝及有功者一
百八人十三年又書祔祭顧時以下二百八十
人以二年之定祀者爲是則七年以後不宜增
以七年後之增祀者爲是則二年之祀未嘗定

同是祀典同是國史而前後舛錯如此此所謂以子之矛陷子之楯者也虛位塑像王氏以謂誠有之吾以爲非也二年正月 上勅中書省臣曰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功勞痛切朕懷其命有司立功臣廟於雞籠山序其封爵爲像以祀之九年七月又諭禮官曰諸將始從征伐宣力效勞朕於爵賞不敢吝惜大者公小者侯死則俾之廟食以報其功繇二年之勅觀之則云塑死者之像繇九年之諭觀之則云報死

者之功其辭意甚明也今果有生者虛位之事則立廟之日寧不以此明諭省臣而獨諄復於死者耶羅鶴記云雞鳴山廟祀定於洪武十一年斯又與二年何異一統志云南京功臣廟建於洪武二十年嘉靖中科臣禮官駁郭威襄配享之議皆援以爲証且謂黔寧東甌此時尚在以實生者虛位之說雖然宋賴涼三公與長興武定二侯皆無恙也如宋賴涼三公者將先虛位而後絀之耶長興武定或先虛位而後不及補耶王景撰黔寧神道碑云王薨之明年塑像

功臣廟勅太嘗祀以大牢今二十年位次已定則黔寧之塑像何以待其薨之明年耶傳曰豫凶事非禮也記曰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以皇祖之神聖觀會通以行典禮而繆鑿若是耶故生者虛位之說吾斷以爲無之

雞鳴山功臣廟考下

然則二十一人之祀其定於何時乎曰吾未有徵也其殆當聖祖末年胡藍二黨底定諸公侯之以罪誅者以嫌死者及夷旣盡而後二十一人之論次始定乎國初文臣則平章武臣則

都督指揮皆得祔祭洪武圖志云功臣廟在雞鳴山南凡本朝開國元勳功在社稷澤及生民者則祀於此志刻於洪武二十八年豈聖祖末年嘗汰除祔祭文武諸臣而獨舉元勳之祀乎攷之會典正祭中山以下六人配以郢國以下十五人兩廡各立一牌總書故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之靈蓋舉汰除祔祭諸臣而合祀之也一統志所載定於洪武二十年者庶幾近之雖然二十一人之論次果出自聖祖其權衡未有不曲當者也今則猶有猜焉六王吾無閒

然矣六王以下梁國六公皆與享太廟者也而永義獨不在二十一人之列享祀之禮莫重於太廟古所謂其從與享先王與祭於太烝者也舉其重而廢其輕於義何居二年正月丁未以功臣廖永安等配享太廟四年四月定合祭功臣配享之禮永安等七人之配享太廟舊矣不知何時革而爲六也六年賜永安等七人謚號九年加贈十三年改封鄖國聖祖之追念永安未嘗少殺也鄭曉謂九年罷永安祀者誤也然則太廟之黜鄖國殆未必出

聖祖之意矣功臣廟之祀又安得而絀之如謂德慶之獲罪足以累其兄則泗國獨無宋國爲之弟而號國獨無南安爲之弟乎然則永義鄖國之不祀功臣廟者非定論也國初死事諸臣與於兩序者梁國五公之外濟國安國東海燕山四人而已在太平則有東丘輩而不得與在南昌則有隴西忠節輩而不得與在康山則有濟陽清河高陽安定輩而不得與至於陷虜剖腹如樂浪者以督府峻贈上公而亦不得與東丘諸公縱不得與梁國六公等獨不當與濟國

東海燕山相上下乎樂浪之忠烈又豈少遜於安國乎如謂東丘諸公死事之地已有特祠則梁國不嘗祀於南昌而越國不嘗祀於金華乎故吾謂濟國四人之祀其於以報國初死事之臣殆有未盡也此亦非定論也開國功臣以逆誅以嫌死者例不得與享其有生封侯死封公贈諡稠疊而亦不得與者身死之後黨事發露如滕杞陝許芮永諸公是也滕國之祔祭已見於國史蓋祔而後黜者也獨吳海國儼然從其兄之後廟食至今何居庚午五月之詔播示天

下者海國不在二十七人之列乎其罪狀未明縱不比於滕杞諸公又豈獨後於陝國乎陝國不祀而海國祀其何以服陝國之心乎海國之得祀於祀爲不典於國爲失刑此未必 聖祖之意也恐亦非定論也以位次攷之其載在會典者東序則馮郢國以下七人西序則胡越國以下八人與今廟中位次相合吳江國在西序吳海國在東序皆居第五躋海國於江國之上斯爲越祀矣實錄則云次胡大海次馮國用皆西先於東江國兄弟適當其次而華高丁德興

序於俞號國張蔡國之上則以配享太廟之
元勳抑而居下又未可謂之順祀也繇此推之
二十一人位次實錄會典彼此錯互已不可考
正一統志之所載未知何所援据又豈可遽信
哉吾學周禮其可爲三歎已矣然則嘉靖中
太廟配享之議如何曰文成宜與享太廟者
也進威襄於二十一人之列吾無譏焉爾

致身錄考

成化閒吳江處士史鑑明古與長洲吳文定公
爲友嘗請文定公表其曾祖諱彬字仲質之墓

今匏菴集中所載清遠史府君墓表是也萬曆
中吳中盛傳致身錄稱建文元年彬以明經徵
入翰林爲侍書壬午之事從亡者三十二人而
彬與焉彬後數訪帝於滇於楚於蜀於浪穹帝
亦閒行數至彬家諸從亡者氏名踪跡皆可考
證前有金陵焦修撰序謂得之茅山道書中好
奇慕義之士見是錄也相與歛歔太息徬徨憑
弔一以爲必有一以爲未必無南科臣歐陽調
律上其書於朝且有欲爲請謚立祠附方鐵諸
公之後者余以墓表暨錄參考之斷其必無者

有十表稱彬幼跌宕不羈國初與諸少年縛貪
縱吏獻闕下賜食與鈔給舟遣還恭謹力田爲
糧長稅入居最每條上利害多所罷行鄉人賴
之如是而已令彬果遜國遺臣縱從亡訪主多
所諱忌獨不當云曾受先朝辟召乎卽不然亦
一老明經也其生平讀書續文何以盡沒而不
書乎文定之表蓋括明古行狀何失實一至於
此其必無者一也表稱每治水諸使行縣縣官
以爲能推使前對反覆辨論無所畏彬旣從亡
閒歸尚敢叩首伸眉領諸父老抗論使者前獨

不畏人物色乎縣官豈無耳者獨不知爲故翰
林侍書推使前對使者乎其必無者二也表記
彬生平自縛吏詣闕足跡不出里閭錄載其閒
關訪主廿年之閒徧走海內何相背也洪熙初
奉詔籍報民間廢田減邑稅若干石以錄考之
彬方訪帝於滇南何暇及此其必無者三也表
言彬重然諾遇事不計利害至死不悔而錄云
以從亡爲讎家所中死於獄彬實未曾死獄而
云以從亡死獄甚其詞以覬卹也表書其卒之
日宣德二年三月十日而錄云後三日書其年

六十有二而錄云六十七卒之年與日皆舛誤其必無者四也從亡狗志之臣或生扞牧圉或死膏草野或湮滅而淵沉或鳥集而獸散身家漂蕩名跡漫漶安有晏坐記別從容題拂曰某爲補鍋匠某爲葛衣翁某爲東湖樵比太學之標榜擬期門之會集哉野史記壬午七月有樵夫聞詔自湛於樂清之東湖今則以爲從亡之牛景先豈湛湖者一樵從亡者又一樵耶其必無者五也錄載彬入官後元年諫改官制四年請堅守請誅增壽皆剽竊建文時政以彬事傳

致之也不然何遜國諸書一時論諫皆詳載而獨於彬削之耶其必無者六也錄後有數奏記事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廿五日東湖史仲彬縛貪縱官吏見上於奉天門賜酒饌寶鈔次日陞辭朱給事吉祖之秦淮王文學彝張待制羽布衣解縉賦詩贈行而給事中黃鉞記其事按朱吉墓記洪武二十三年辭薦不起廿五年以明經能書薦入中書書詔勅二十七年授戶科給事中是年吉正辭疾里居尚未入官何得稱給事中祖餞秦淮也張羽爲太嘗司丞謫嶺南

半道召還自沉於龍江此洪武初年也王彝與
魏觀高啓同誅洪武七年也解縉二十三年除
江西道監察御史旋放歸是年縉不在朝又不
當稱布衣也黃鉞建文元年以宜章縣典史中
湖廣鄉試次年中胡廣榜進士授刑科給事中
安得洪武中先官給事也作是錄者以鉞同郡
人又死於壬午故假鉞以重彬而不知其蹻駁
若是其必無者七也錄云吳江縣丞到彬家問
建文君在否彬曰未也微哂而去當時匿革除
奸黨罪至殊死何物縣丞敢與彬開笑口相向

乎此鄉里小兒不解事之語其必無者八也當
明古時革除之禁少弛矣明古之友自吳文定
而外如沈啓南王濟之輩著書多訟言革除何
獨諱明古之祖明古爲姚善周是修王觀立傳
具在西邨集中大書特書一無避忌何獨於已
之祖則諱而沒其實乎其必無者九也鄭端簡
載梁田玉等九人松陽王詔得之治平寺轉藏
上彼云轉藏此云道書其傳會明矣序文蕪陋
亦非修撰筆也其必無者十也史之後人諸生
兆斗改錄爲奇忠志多所援摭通人爲之序以

爲有家藏秘本合於茅山所傳者也去年北斗
過余問侍書事真僞云何余正告之曰僞也爲
具言其所以北斗色動已而曰先生之言是也
問其所藏秘本則遜謝無有余觀西邨集趙秉
文畫跋考云世之作僞者幸其淺陋不學故人
得而議之使其稍知時世先後而飾詞以實之
尚何辨哉明古之論殆爲斯錄發歟語有之俗
語不實流爲丹青余之爲是考也深懼夫史家
弗察溺於流俗而遺誤後世也余豈好辨哉
書致身錄考後

余作致身錄考客又持程濟從亡日記示余余
掩口曰陋哉此又妄庸小人踵致身錄之僞而
爲之者也按張芹備遺錄濟朝邑人爲岳池縣
教諭有術數建文命護軍徐州金川門破不知
所之鄭端簡則云濟曾爲翰林院編修爲建文
君決計薙髮數以術免於難端簡好奇或因河
池學舍及徐州碑石之事而傳會之未必確也
又言濟隨建文君來南京至京不知所終端簡
未見實錄故楊行祥之獄在正統五年而遜國
記言天順初斯已譌矣其所謂西內老佛者國

史已明著其僞而况從亡之臣隨至南京者誰見之而誰識之乎又况所爲日記者誰授之而誰傳之又將使誰正之乎作致身錄者涉獵革除野史借從亡脫險之程濟傳合時事僞造彬與濟往還之跡以欺天下而又僞造濟此書若將疏通證明之者此其本懷也致身錄之初出也夫已氏者言於文宮庶文起曰當時程濟亦有私記載建文君出亡始末惜其不傳耳文起敘備載其語亡何而日記亦出矣濟之從亡僅見於野史其曾有私記出何典故夫已氏何從

而前知之此二書者不先不後若期會而出汲冢之古文不聞發冢江左之異書誰秘帳中日記出而致身錄之僞愈不可掩矣甚矣作僞者之愚而可笑也大抵革除事蹟既無實錄可考而野史真贗錯出莫可辨證吾邑有黃給事鉞者憂居聞變自投琴川橋下死里人楊儀爲給事立傳載給事與方希直執手商榷云云又稱給事少受學於其五世祖澹澹之子福收其屍爲詩弔之夢羽好著書浮誕不實又喜夸大其譜牒識者哂之同時鄧韞修邑志削澹福不載

固已正其誣矣而此傳已流傳人間互相援摺
繇此觀之豈獨二書之襲僞哉他如懿文新月
之句則殘元之陳編也鐵氏二女教坊之作則
沈愚之艷詩也史翼之載李祺吾學編之載嘗
昇皆云以建文命戰守江浦攷其實則皆洪武
中或死或戮者也正史既不可得而見矣後之
君子有志於史事者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無好
奇攢異而遺誤萬世之信史則可也或曰革除
之際忠臣義士駢首接踵而身名湮沒天下之
所悲也與其過而削之寧過而存之不亦可乎

余應之曰是固然矣妄一男子欲薦擢其先祖
信筆排纒儼然附方鐵諸公之後猥云過而存
之則吾恐革除之書且充棟宇而其廟祀且徧
闐闐也且夫少帝之事往矣忠臣義士不可謂
不多矣若子之言其必人挾射天之矢家畜吠
堯之犬使 成祖無所容於天地而後快與今
之君子夫誰非戴天履地服事 成祖之聖子
神孫者歟其亦弗思而已矣

書楊儀金姬傳後

余嘗刪削楊夢羽金姬傳存其近是者若干言

附於平吳錄之後今年採輯僞周事略乃知其
盡誣也傳稱平江鎮帥脫寅恐嘗熟失守遣叅
謀楊椿將兵二千人守禦士德兵渡福山港椿
伏兵湖橋與士德轉戰甚力兵敗遁還吳門椿
之沒也吳興張文蔚作誄稱至正十六年正月
辛亥晦義軍府叅謀楊椿與守齊門而淮兵奄
至明日城且陷猶躍馬呼其子若口所指授追
者及之遂併遇害文蔚之誄于時盛稱之顧不
載椿與士德戰嘗熟事及攷徐顯克昭爲椿立
傳則云至正丙申郡守籍民守陴君以貢士亦

與焉予以告其叅軍謀事鄔密公筠署君李司
馬賓客佐其軍君入幕之明日淮兵卽附城戎
衣率其卒晝夜獨守一隅比明大官縮郡綬者
皆遁去兵奪門入君獨持弓矢督民伍接戰遂
死城下繇此觀之椿之爲叅謀徐所援引也入
幕之明日而淮兵卽附城安得有先奉脫寅命
守禦嘗熟之事以是知文蔚之誄爲信而夢羽
所載皆誣也傳又稱椿卜居湖橋家廟巋然士
誠撤以造金姬墓祠此又誣也徐傳云椿平江
人也以尚書教授里中文蔚誄云椿故吳中授

徒累應鄉試吳文定公跋文蔚誅亦云椿蜀人
僑居吳中初不言居嘗熟也椿貧居授徒幾不
免授兵登陴豈有餘貲營建家廟又壯麗若是
耶傳稱椿爲宋少師棟之後與楊文靖子孫居
嘗熟者相爲倫齒人言夢羽好夸大其族姓欲
假椿爲譜牒重亦已陋矣夢羽他著述多子虛
亡是之譚人皆知之此傳載僞周始末緣飾形
似懼其爲史家之蠹不可以不正也夢羽以此
傳示鄧文度文度書復之曰文字不可壞元氣
宏博深厚其所享必厚文度之規夢羽有旨

哉夢羽名儀官至副使文度名鞞鄉貢士楊愛
慕史漢工詞曲而鄧每稱述儒先有本之學其
志尚不同皆嘉靖中吾鄉博雅名士也天啓六
年七月望日書

書建玉皇閣疏後

乾元觀在小茅山西北鬱岡山下自充符張尊
師住持崇飾尊嚴殿宇歸然而王皇殿閣未
就中嘗侍李君捐貲締構又爲文以唱導充符
書來請余記其後嗚呼自奴寇交訐兵荒雜作
民窮財盡賦歛繹騷天子盡減乘輿掖廷諸

費大小臣工皆辭俸錢贖罪借貸壹切搜括猶恐不給當此之時一錢寸布不悉輸縣官佐緩急而用以飾神區崇樓觀不亦迂而無當乎是大不然嘗觀張商英崇禧觀碑稱道家論三清帝位有玉皇天皇北極之別以儒家括之一上帝而已儒家之言天帝有六天五帝之說紛如聚訟其實一昊天上帝而已大戴禮載郊祀之祝辭曰皇皇上天炤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然則災害流行庶物有不得所者其請命于上帝宜也周禮

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天神人鬼地祇不同則六厲作見故以祈禮同之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國有大故大裁皆禱祀上下神示今海內中原版蕩骸骨支柱庶物羣生不可謂得所矣大故大裁六厲作見宜莫甚于此時於是乎飾神區崇樓觀效古者號呼求福之義不可謂無當也漢武伐南越告禱於太乙爲太乙鑿旗太史奉以指所伐國太乙卽上帝也三聖天子神武不殺靈旗所指無不撲滅亦將徼福假靈于上帝茲閣之建豈非類造上帝

之遺意與上元之獲寶也楚州尼上昇見帝授
十三寶以鎮中國之災茲山爲金陵膏腴勾曲
地肺兵水不加災癘不犯祀上帝于此山帝必
將降寶以鎮國也又何疑焉茲圖也成上帝之
節幢與孝陵之衣冠日車雲旂擁衛於神臯
福地之間天子之寵靈實式憑之落成之日
正執罪獻馘告成于帝之日也當假茲山爲磨
厓之頌充符其礮石以俟焉歲在甲申四月初
五日謹書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二

雜文三

嚮言三十首

并序

晉五行志吳孫休時人有得困病及差能以嚮
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
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
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所過千數里余之
得困病久矣病久而不差則亦思爲嚮言以舒
寫鬱陶伸導其志意而弗能也無已則吐其什
百之一二筆之於書書亦言也遂命之曰嚮言

用兵者有地聽之法亦曰鉞偵枕空而臥則東西南北皆響見于空中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以地聽之法聽吾之嚮言也其幾矣乎詩曰維此聖人瞻言百里善聽嚮言者莫如聖人有瞻言之聖人言從作乂而天下無嚮言之咎矣崇禎十六年四月初八日辛未虞山老民錢謙益序

嚮言上

十五首

○帝王之學學爲聖王而已矣儒者之學非所當務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聖王之學也荀

子曰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壹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太史公曰以六藝爲法博而寡要勞而無功此儒者之學也漢文景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醇厚武帝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修明堂議封禪迨其後也窮兵黷武海內虛耗儒效無聞焉元帝好儒術文辭改先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欣欣然喜而相告以爲堯舜之主復出也牽制文義優柔不斷羣小弄之股掌之上蕭傅之自殺也至于拊手卻食涕泣

哀慟而不能以一言加于恭顯好儒術文辭之主固如是乎成帝精于詩書觀古文詔劉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心知向忠精鴻範五行之論爲王氏而起召見歎息傷悲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則成帝之精詩書觀古文者何以賢于不學面牆者乎嗚呼人主不可以不知學然而人主學聖王之學則可學儒者之學則不可夫儒者之學函雅故通文章逢衣博帶攝齊升堂以爲博士官文學掌故優矣使之任三公九卿然且不可而况可以獻於人主乎河閒獻王記湯

之言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若火焉吾以爲爲人主者舍聖王之道而學儒者之學是猶捨日而就火也

○鴻嘉中劉向序說苑二十篇奏之成帝以爲法戒其篇首論君道者有三師曠之對晉平公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廓然遠見踔然獨立此人君之操也尹文之對齊宣王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事寡易從法省易因大道容衆大德容下周公之語伯禽曰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旣成

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
忠信乃畜故曰王道知人臣道知事舜左禹右
臯陶不下堂而天下治繇此觀之治天下蓋有
道矣治世之主未嘗不佚樂亂世之主未嘗不
憂勤厲精而治亂相懸者何也明主之憂勤在
于擇賢而佚樂在于得人武王曰舉賢而以危
亡者何也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
得真賢也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
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羣臣比
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奸忠臣誹死于無罪
邪臣譽賞于無功夫亂世之君各賢其賢雖有
真賢而不能用也是故懸石程書損撤膳服憂
勞日昃而天下滋亂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
之此之謂也

○陸贄之論事曰上下之不相通者九弊不去
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下有其三好勝人
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強愎此六者
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
也上好勝必甘于佞辭上恥過必忌于直諫如
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

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懼者避臯而情理之議不申矣嗚呼贄之於德宗所謂因病而發藥者也德宗非真英明之主也其病在于不英而喜斷不明而善疑其初卽位也踈斥宦官親任朝士自張涉薛邕相繼以賊敗宦者武將藉口以訾南牙文臣而帝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人主之心舉不信羣臣而一無倚仗僉邪

小人因其疑忌以術數中之則膠固而不可解德宗之于盧杞裴延齡是也贄論六弊以好勝騁辯爲言而吾以爲喜斷善疑不英不明之故也然而不英之病多起于不明善疑之病必成于喜斷所謂喜斷者好勝騁辯之六弊皆是也如人之病證傳變經絡良醫可以診視而得也贄又曰陛下謂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臣切恐陛下雖窮其詞而未盡其理雖服其口而未服其心李德裕曰帝王之雄辯不足以服奸臣之心唯能塞諍臣之口三代而下如漢之文帝本朝

之。孝廟真英明之主也。要而論之人主之英明者，必不好勝，騁辯好勝，騁辯者必不英明。其相反，正如陰陽黑白，不在乎疑似之間也。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夏殷之民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反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宣政之間，宋之斬艾，

其民者不遺餘力矣。帝之在青城也，百姓于南薰門候駕，至于燃項，煉臂割心，鑠口。兩河之民數十年之後，語及故主，無不泣下，何也？祖宗之德澤在民，而民親其上，故也。蘇子瞻自登州入朝，民所在號呼寄謝。司馬丞相慎母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光之志于活民也。海內之百姓如家，至而日見之，豈惟司馬哉？王介甫之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青苗水利，助役均輸之政，曰：「不加賦而國用足，其志未嘗不在于活民也。」廟堂之上，秉鈞當軸之臣，數十年之內，分曹而議

盛氣而爭旦夕以民生國計爲念雖其促數更改利病參半而人主與大臣之德意固已優游浸漬於民心矣其危且亡也驟而傷之久而歌思未艾不亦宜乎晉文公曰薦呂臣爲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夫奉已而不在民近代大臣之通病也百姓之所仇而敵國之所喜也

○李德裕論梁武以爲所建佛刹未嘗自損一毫違于釋氏難捨能捨之法此非通論也自公侯大夫至于庶人各有田宅各有貲產人主以天下爲家何言捨不捨哉人主之身卽佛身也

其國土皆佛國也其人民皆佛子也其國土之中朝堂殿陛廡宇闔廬皆佛之伽藍蘭若塔廟樓閣也人主以如來之心行調御之法三光明四時和六氣正五穀熟寇盜不起戎狄不侵風旱刀兵之菑不作則金輪嘗御恒河沙數諸佛國土涌現目前而區區以造寺度僧爲功德泥像教而違實相不其繆乎武帝之責賀琛曰自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皆資雇借以成其事詩哉斯言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

王食皇極之敷言也人主而不食國家之食豈
國土之中別有小國土耶所謂變一瓜爲數十
種治一菜爲數十味者亦豈幻人爲之而非食
土之毛耶已則長齋斷肉木縣阜帳而侈靡相
誇淫侈成俗積果如丘陵列肴同綺繡已則三
更治事日晏不食而使命繁數攪擾驚困牧守
長吏重爲侵漁又恨琛之讜言責其分別姓名
具奏事狀凡武帝之爲皆與佛法矛盾違背達
磨呵之曰實無功德非無功德也武帝之所營
建者家人翁媪愚夫販婦之功德而非人主之

功德也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侯景之來也
授器慢藏人皆知之而太子方於玄圃自講老莊
武帝之於佛法也簡文之於老莊也不其相類矣乎
○推而言之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
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人主之布施也舍
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無忿疾於頑人主
之忍辱也傲戒無虞罔失法度無以辯言亂舊
政人主之持戒也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洗心退藏齋戒以神明其德人主之禪定精
進知慧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判罰之

屬五百官刑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
刑之屬三千小刑刀鋸大刑征伐其可謂之殺
乎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底慎財賦任土作貢其
可謂之盜乎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
婦職之法教九御各率其屬以時御序其不淫
也如是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
綍言則左史紀之動則右史紀之其不妄語也
如是王日一舉齋日三舉大喪大荒大札天地
有裁邦有大故則不舉其不飲酒食肉也如是
劉禹錫曰陰助教化總持人天二帝三王之道

與佛之實相不相違背如是而已矣唐中宗時
公主外戚奏度僧尼姚崇諫曰佛不在外求之
於心佛圖澄最賢無益于後趙羅什多藝不救
于姚秦何充宗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
殃但志發慈悲心行利益若蒼生安樂卽是佛
身幸替否諫造寺曰釋教以清淨爲基慈悲爲
主減雕琢之費以賑貧人是有如來之德息穿
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達哉二臣之
言視韓愈之諫迎佛骨以強詞磨切人主相去
遠矣可謂深於讚佛者也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易之致戒於小人至矣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一則曰壬人一則曰孔壬於小人之中別白言之壬人之與小人有以異乎曰君子小人天下之總名也小人之中有壬人焉鍾陰柔之氣乘霧濛之運謹身曲意以媚人主使人主入之而說去之而思如膏油之相入滑澤浸漬而不可解釋故帝畏之而正名之曰孔壬孔壬者甚而大之之詞也帝曰靜言庸違禹解之曰巧言帝曰象恭滔天禹解之曰令色巧言之奸

著于庸違象恭之惡極于滔天而其在人主之左右也脂韋婉孌便佞轉側若鸚鵡之能言若雋永之適口人主豈能知而遠之哉帝深畏之比之于謹兒有苗而其屏而遠之也其效至於黎民乂安蠻夷率服蓋聖人之視壬人如此其重而知人安民諄諄焉以其難相告戒聖人在位畏壬人而思去之如此其不易也孔子論焉邦曰遠佞人鄭詹至魯曰佞人來矣公羊子曰甚佞也甚佞之云其卽書畏孔壬之義乎然則君子之與壬人何以辨曰其色可觀也其言可

聽也觀其色齊莊溫栗如商彝周鼎者君子也
便娟側媚如時花美女者壬人也光明潔白如
春陽夏日者君子也荒忽滑耀如旋風閃電者
壬人也聽其言洋洋秩秩有倫而有脊者君子
也緝緝幡幡無壇而無宇者壬人也虛心白意
以肺肝爲獻替者君子也反言易辭以唇吻爲
膏拭者壬人也周勃木彊少文高帝曰安劉氏
者必勃李勉曰盧杞奸邪天下人皆知惟陛下
不知此所以爲奸邪也此精于辨君子小人者
也

○李德裕曰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
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又言元
成二后有吹簫撾鼓之娛微行沈湎之樂故恭
顯得而中之是則然矣小人之術多端人主好
明察則以私智要之懲寵賂則以小廉餌之惡
黨同則以任怨撼之喜夸大則以精心逢之徐
霖言史嵩之先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
心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
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夫小人之術至于變化
人主之心與天下豪傑之心人主亦安能知而

防之恭顯之所以中元成者吹簫撾鼓微行沈
酒而已卑之不足道也然則君子小人人主終
不可得而辨乎曰辨之有術焉楚文王有疾告
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
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
所欲者勸我爲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
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書曰
有言逆于女心必求諸道有言孫于女志必求
諸非道君子藥石也小人美疢也君子必勁而
苦小人必輒而甘以楚文王之言繹而求之辨

君子小人之大端也

○觀漢武之世石慶公孫賀之事豈不悲哉慶
爲相見詔報反室欲上印綬椽史以爲反室者
醜惡之辭也勸慶宜引決當此之時憂懼不知
所出欲罷不得欲引決不忍爲相之可憐也一
至于此乎公孫賀引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上
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泣下曰扶起丞相賀不
肯起當此之時如犬羊之就繫顛頓牽曳悲鳴
躑躅視丞相府爲屠肆而人主爲屠伯也誅夷
繼踵壞客館東閣以爲馬廐車庫豈不宜哉車

千秋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括囊容身上
壽頌德勸上爲天下自虞樂漢置丞相非用賢
也乃爲匈奴所笑終武帝之世丞相得善終受
遺千秋一人而已武帝之世漢方全盛茂異竝
出定令運籌將率奉使各舉其職丞相行文書
備員數而已假令世運中否四海板蕩拮据將
荼如恐不及而欲取奴隸之徒肩丞弼之任倚
腐朽之才措屋楹之重雖有百武帝雄才大略
有不至于覆敗者乎宣帝能知其然任用丙魏
綜覈名實吏稱民安信威北夷稱中興之令主

以武宣二帝任相之得失觀之亦後王之師也
○金人之再入也粘罕幹離不聚議于平州粘
罕以左手脫貂帽擲之于地謂諸酋曰東京中
國之根本不得東京雖得兩河不能守也我若
在行取之必矣又舒右手取貂帽曰我今取東
京如舒臂取此物回手得之矣入寇之計遂決
史稱二酋用兵如神其料事雄決如此而宋以
王黼李邦彥何臬諸人當之能不殆哉及金之
將亡也南渡之後爲宰執者上下同風以苟安
目前爲樂每北兵壓境君臣相對泣下巴而敵

少退解嚴則大張具會飲黃閣中矣議事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用人必擇無鋒鉞輒熟易制者曰恐生事正人君子多不得用雖用亦未久而遽退近侍諂諛成風每奏四方裁異民間病苦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有人云今日恐心困後日大心困矣臨事不肯分明可否相習低言緩語互推讓號養相體宣宗嘗責丞相僕散七斤近來朝廷紀綱安在七斤退謂郎官上問紀綱安在汝等自來何曾使紀綱見我因循苟且竟至亡國嗚呼金源之君臣崛起海上滅遼破宋如毒火之燎原及其衰也則亦化而爲弱主諛臣低眉拱手坐而待其覆亡宋之亡也以青城金之亡也亦以青城君以此始亦必以終可不鑒哉

○王伾王叔文之用事也罷宮市禁五坊小兒停鹽鐵使進獻追故相陸贄前諫議大夫陽城赴京師收神策諸軍兵柄中外相慶以爲伊周再出其所與謀議者十數人皆於時豪俊有名之士一旦事敗狼藉誅譴天下後世與鄭注李訓同類而共貶之未有憐而寃之者也此其故

何也史稱伍叔文及諸朋黨之門車馬填湊伍門尤盛珍玩賄遺歲時不絕室中爲無門大櫃唯開一竅受藏金寶妻或寢臥其上韓愈承貞行曰狐鳴梟噪爭署置賜賧跳跟相嫵媚夜作詔書朝拜官超資越序會無難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嗚呼伍叔文之時何時也乘時多僻欲幹運六合斟酌萬幾革弊政舉遺逸奪中人之權軒然以伊周爲任此何等事也天下之善事美名之所集造物之所忌也潔白以居之慎密以持之猶懼不克而況以寵賂乎

夫安得而不敗伊周之盛也有格天之勳績足以持之故不敗梁竇之橫也有彌天之怨謗亦足以消之故久而後敗伍叔文竊伊周之譽而市梁竇之權名利竝收天人交怨其敗不旋踵宜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負且乘致寇至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語曰桑霍爲我戒豈不厚哉

○嗚呼小人之讎君子欲鋤而去之也其心有甚于叛臣敵國在人主之悟與弗悟也武元衡之遇害獻計者請罷裴度以安二鎮之心憲宗

大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計得行吾用度一人足以破二賊矣遂命度爲相倚以平賊故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憲宗之英斷可謂出于後世之人主萬萬矣長慶寶曆之間中官朝士朋黨盤平度無左右之助謗構交作而唐之三宗知其忠誠深信而不移可以爲難矣天啓中高陽公自遼左求入朝羣小亦有不召自來之謗賴先帝力持之得免史稱昭愍少年深明誣謗姦邪無能措言嗚呼先帝之聖明豈後於昭愍哉幹離不遣使責用兵違誓之故李邦彥於上

前語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結構僉議縛綱與之使者不可而止綱之責授也臣寮上言金人舉兵再犯首以綱爲言綱之罪大矣又曰用李綱恐非金人所喜然則國家之所用必其無罪於金人而爲其所喜者也王承宗李師道所欲擊者裴度也唐之臣子競下石焉金人之所欲殺者李綱也宋之臣子競推刃焉自古奸邪小人與夫叛臣敵國往往并心合喙以基間謀國之君子人主之不悟而聽之者何也
○危急存亡之日小人之忌君子而力排之也

亦豈有遺力哉李綱定禦虜退師之策虜甫退
卽出綱於外綱在朝廷執持紀綱調度戰守可
以資國家緩急出之外則一道宣撫使耳以書
生爲大帥事權撓阻中外掣肘不死則敗亦何
能爲小人計之精矣許翰曰非爲邊事欲緣此
以去公則都人無詞耳綱去而朝議大變綱被
召再謫而都城陷二帝遂北使粘罕幹離不立
乎天水之朝而剪除其所忌其操戈剗刃有進
於此者乎文天祥自江西入衛獨松失守甫拜
右揆之命卽日解兵印往軍前講解使事有人

未聞都督軍馬爲之而受執者也畱天祥于近
地假以兵柄如博羅所謂不將三宮出走卽出
與伯顏一戰誓死一決猶有可爲令詣軍前則
一匹夫耳此時僅一天祥又縛之以予元此伯
顏張弘範所禱祠而求者也不亦傷乎東便門
之事高陽之不膏奴刃者幸耳然小人之爲奴
謀則已至矣嗚呼尤莫悲于天祥二十舉進士
三十七而劾罷致仕丙子正月十九日早除樞
使午除右相二十日卽詣北軍自此而逃真州
敗空坑死柴市而身與社稷俱盡矣祥興之後

諸大將猶忌天祥不便其入文祥移書責陸秀夫秀夫太息而已崖廣之間猶不容其一日居內而況于中朝乎天之成就忠臣義士使之流離顛頓無所容于天地之間而後畀之以完節于忠臣義士則得矣有國家者將如之何李綱嘗取裴度傳節其要語以諷切人主吾謂講筵之上當取李綱文天祥二傳進讀尤爲切要也○漢靈帝時曹節諷有司奏諸鈞黨者請下州郡考上問曰何以爲鈞黨對曰鈞黨者卽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對曰皆相集

羣輩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何爲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黃中賊起中嘗侍呂彊言于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鈞黨之始則以羣盜爲阱推黨人而入其中及其後也又借羣盜以聳動人主而黨禁乃得少解盜賊之與朋黨相關也固如是乎粘罕在西京尋富鄭公文潞公司馬溫公子孫時唯潞公第九子殿撰維申老年杖屨先奔出城遺一妾一嬰兒粘罕撫慰良久贈衣物珠玉壓驚復令歸宅司

馬朴至金問知爲司馬公之後嘆曰使司馬相公在朝我亦不敢至城下及立異姓遂欲擁朴朴力辭而免拘刷三館書籍凡王氏經說字說皆弃去之道君在南都猶詰問李綱朝廷何故追贈司馬光粘罕諸酋却如元祐舊人老于中朝熟聞國論者良可笑也歐陽公朋黨論及唐六臣傳論論朋黨之禍至矣請以此終之

○靖康小錄曰天地穢濁之氣預生妖人賊子老奸腐儒以誤國家是宗廟社稷之不幸非諸人之罪也此四人者有一不備國亦不亡嗚呼

欽宗躬攬權綱每謂羣臣多宰相門人如王黼獨首出朕門下李邦彥人稱浪子宰相及除太宰金人笑曰南朝果無人而靖康之禍實此兩人爲之終始王時雍徐秉哲莫儔吳玠范瓊之流爲金人效忠爲邦昌佐命殫竭心腎不遺餘力豈非妖人賊子歟若孫傅吳敏諸人則可謂腐儒也虜退之後敏等秉政有十不管之謠云不管太原却管太學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砲石却管安石不管肅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聶山不管河界却管舉人免解不管河東

却管陳東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腐儒之誤
國又豈下於妖人賊子乎國之將亡必有妖孽
世治則天不死善人世亂則天不死淫人邴吉
病甚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
孫非其死病也此善人不死也人有言宰嚭死
者孔子曰天之生嚭以亡吳也吳不亡嚭將無
死此淫人不死也

牧齋初學

二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四

雜文四

嚮言下 十五首

○唐之方鎮始於肅宗夾河五十餘州更立迭
奪或服或叛遂與唐相終始當安史之後河北
已非唐有名爲方鎮實則羈縻元稹所謂五紀
四宗容受隱忍豈得已哉李綱於靖康建議以
爲唐之藩衛拱衛京師雖屢有變卒賴其力今
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帥付
之許以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以資聲

援金人何能深入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黃河
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建
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例則帝都有藩籬之固
矣宰執不可建橫海一軍以安撫使總之而藩
鎮之議寢金自貞祐遷汴河北土人往往團結
爲兵或爲羣盜苗道潤詣南京求官封宰相難
其事王橫曰道潤得衆有功因而封之使自爲
守策之上也今不許彼負其衆何所不可爲於
是除道潤同知順天府軍節度使事遷中都路
經略使前後撫定五十餘城道潤死靖安民代

領其衆是後乃封建矣興定三年太原不守河
北州縣不能自立議者以爲宋人以虛名致李
全遂有山東實地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亦何
惜焉於是乃封滄海河間恒山高陽易水晉陽
平陽上黨東莒爲九公集劄殘餓羸之餘以遏
方張之敵上黨提孤軍闕府馬武以七州北捍
者十二年恒山中叛復歸終始十八年元不能
以一口吞河北金僅存而後亡者封建之力也
房瑄建分鎮討賊之議詔下祿山撫膺曰吾不
得天下矣謀國者制置天下猶奕棋然從房瑄

之議可以救全局從王擴之議可以收殘局如其不然未有不推枰斂手坐視其全輸者也

○巴巴之役徐瑄唱南遷之議得于謙而後定雖然東漢南唐及金源以遷而亡唐以遷而存西晉之與北宋又以不遷而亡固未可以同日語也周馥覩羣賊孔熾雒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上書曰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嶠函險澁宛都屢敗江漢多虞于今平夷東南爲愈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

春徐邳東海亦足戍禦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祚靖康時孫覲奏曰侍御史胡舜陟奏乞遷都詳味其言蓋謀臣議士先見之明爲宗廟社稷萬全之計夷狄以百戰百勝虎狼之師進無禦其前退無躡其後乃欲禱祠鬼神尊信妖妄使萬乘之尊端坐九重以須其來危孰甚焉張叔夜亦請駐蹕襄陽改作南京以圖恢復馥與舜陟之請不得行而京師皆旋陷晉史以謂違左衽於伊川建右社於淮服據方城之險藉全楚之資簡練吳越之兵漕引淮海之粟縱未能祈

天永命猶足以紓難緩亡痛乎其言之也嗚呼
國家無事則不當遷事急則不能遷子產有言
曰吾不足以定遷矣上無涉河之君下無謀寢
之臣而可以輕言定遷也哉薦賈曰我能往寇
亦能往李綱曰陛下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
駕朝發而都城夕亂此謀國之大誼不可易也
○漢之匈奴唐之回紇吐蕃皆與金元異金元
者千古夷狄之變局也今之逆奴不獨異於漢
唐亦與蒙古異惟宋之於金人其局勢略相似
良醫之治病必視其病證何如按古方以療新

病雖有危證惡疾可得而除也李綱曰金寇請
和必有邀求稱尊號一也歸降人二也增歲幣
三也求犒師四也割疆土五也邀求之法不出
五者五者之中最難許者稱尊號割疆土二事
而彼必以此邀我當宣政初趙良嗣郭藥師議
攻燕之日女真已稱大金皇帝與大宋比肩矣
稱之如契丹故事誠不足惜奴兒干都司一小
酋長王杲伏誅之後孤豚腐鼠爲寧遠家奴隸
一旦稱愍稱帝儼然以南北朝待我無已而主
盟爭長自踰短垣誰能禁之使命往來邀以稱

臣拜舞少不如意借爲兵端此必至之勢也宋之約攻燕也阿骨打許以燕雲兩路歸宋宋借其力以取之已而有張覺背約之事授之以詞割地請和猶有說也奴狡焉啓疆尺地一民莫非王土而信其嫚書畫遼爲界疆場之事一彼一此更進於此何以待之种師道謂李邦彥曰某在西土不知京城堅高如此備禦如此不知何事便講和公不習武事豈不聞往古戰守乎又曰公等國之大臣腰下金帶自不能守以與虜人若虜人要公等首級如何明日金使來其

禮稍紬上顧師道笑曰彼畏卿故也當此時綱與師道猶能抗方張之虜阻城下之盟而況於今日乎嗚呼危症惡疾國家之所特有古方具在醫國之手非乏也人主之不按而求之者何也

○高駢之表僖宗曰賢才在野儉人滿朝戮賣官鬻爵之輩徵鯁直公正之臣尅復宮闕莫尚於斯若此時謗誹忠臣沈埋烈士匡復宗社未見有期駢之譏切人主至以子嬰更始軹道刮席爲比無禮於其君至矣而其言未可盡非也

史稱南衙北司互相矛盾小人讒勝君子道消
巢之起也人士從而附之馳檄論列指目朝政
皆不逞者之詞也嗚呼豈不痛哉皇甫規曰臣
窮居諸軍之中坐觀羣將已數十年自烏鼠至
於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
孫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又曰自永初
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
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繇此觀之
權倖在朝九流濁亂既資盜賊之口實又掣將
帥之手足國之不亡者幸也裴度之論討賊曰
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而自平若
朝中姦臣尚在則逆賊縱平無益郭子儀之論
遷都曰明明天子躬儉節用苟能黜素飡之吏
去冗食之官抑豎刁易牙之權任蘧瑗史魚之
直則黎元自理寇盜自平中興之功旬月可冀
嗚呼高駢狼籍亂臣不足言也度與子儀終唐
之世將相宗臣二人而已矣而其言可以漫置
不省乎

○王莽時四方饑寒窮愁起爲盜賊稍稍羣聚
嘗思歲熟得歸鄉里衆雖萬數直稱巨人從事

三老祭酒不敢掠有城邑翼平連率田況上言
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
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
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執不得羣聚
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必滅今復多出將軍郡縣
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
郡縣委任臣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此天啓末
年流賊初起時事也而今非其時矣黃巢自淮
南僞降之後南陷湖湘猶以士衆烏合欲據交
廣爲巢穴坐邀朝命已而北渡長淮縱橫河雒

今之賊勢駸駸似之朝堂之上有投研之盧攜
不疆場之間有擁兵之高駢劉巨容不此輩尚
不可得何況其它殷鑒不遠乾符廣明之際亦
可以知懼矣史稱黃巢鬪茸微人桂蒲賤類志
在敘數謀非遠大一旦長驅江表徑入關中以
鄭台文之慷慨臨戎王重榮王處存之橫身赴
難僅足以翕集義徒收復京闕而卒無補於唐
之社稷蛇螫斷腕蟻穴壞隄史臣之所以俯仰
三歎者也

○方臘之起事也召所結納貧乏惡少年百餘

人飲酒謂曰今有子弟耕織終歲勞苦少有粟
帛父兄悉取而靡蕩之稍不如意則鞭笞酷虐
至死不恤於汝耳乎曰不能曰靡蕩之餘又悉
舉而奉之仇讎仇讎賴我之資反見侵侮則又
使子弟捍之子弟力弗能支則譴責無所不至
然歲奉仇讎之物初不廢也於汝安乎曰安有
此理臘泣涕曰賦役繁重官吏侵漁農桑不足
以供應吾儕所賴爲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
取無遺土木禱祀花石靡費之外歲賂西北二
虜百萬皆吾東南赤子膏血也二虜得此益輕

中國朝廷奉之不敢廢宰相以爲安邊之長策
也獨吾輩終歲勤動妻子凍餒求一日飽不可
得諸君以爲何如皆憤憤曰唯命臘曰東南之
民苦剝削久矣花石之擾尤所不堪諸君若能
仗義而起旬日之間萬衆可集守臣聞之固將
招徠商議未必申奏延滯一兩月江南列郡可
一鼓而下也朝廷得報亦未必決策發兵遷延
集議調集兵食非半年不可是我起兵已首尾
期月矣二虜聞之亦將乘機而入我但畫江而
守輕徭薄賦以寬民力十年之間終當混一矣

不然徒死於貪吏耳皆曰善遂部署起兵以誅朱勔爲名用兵十五萬斬百餘萬殺平民不下二百萬收復六州五十二縣凡四百五十日而平盜賊之舉事必有所藉口以鼓從亂之心黃巢入長安尚讓曉諭市人曰黃皇爲生靈不似李家不惜汝輩人主知而反之則蝗賊可不戰而平也

○宋汪伯彥言仁祖時元昊背叛范仲淹在政府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雖狂猾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仲淹亦躬爲詭特之

行以振起之仲淹嘗上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獸窮則變人窮則詐古人之所慎也仁宗以十科收才亦用此意宋人議張浚輕銳好名士稍有虛名者無不牢籠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閒士之好功名富貴者無不趨其門宋自西部用兵張元吳昊不得志於中國去爲西夏用而馬定國得罪去國題詩撼劉豫得官南渡之後趙九齡康可張惟孝之流傷朝廷無人感憤淪沒不可勝數故曰棄賢才以資敵國羅其英雄敵國乃窮仲淹浚之所以汲汲於

網羅也庸人不察以詭特輕銳爲譏斯言也一中於人主之心則必有招權市恩之謗甚或以爲收攬人心有乘危覬覦之猜欲大臣不引嫌謝事而奇才竝進難矣高陽公兩督師斤斤繩尺不肯意外行事吾每惜之今而知其非得已也○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反之曰將不能而君不御者敗也故曰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人主之御將何以異此晉鄙嘆惜宿將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公子無忌單車來代之椎殺晉鄙而軍中屏

息莫敢出氣者魏王之兵符果足以奪其軍而魏之威令行於諸將故也漢高帝渡河自稱使者晨馳入韓信壁而奪之軍信尚未起以信之將兵高帝徒手而奪之軍如取養餅於嬰兒之手信當高臥時營魄回駭遑敢爲驕子哉魏之能制晉鄙者法也漢祖之能制韓信者氣也人主之氣盛足以張剽割之勢褻驕悍之膽雖有跋扈不臣之將不足以爲害僕固懷恩之將叛也上書自敘功伐至謂朔方將士爲先帝中興主人是陛下蒙塵故吏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

能安國代宗望其悔禍再三喻旨宣慰厚撫其
家而懷恩不從假令代宗赫然震怒暴其罪狀
興兵攻討爲懷恩者亦不過阻兵犯順連諸蕃
入寇而已矣代宗之姑息隱忍曾不能少殺其
凶逆徒使逆蕃之獷戾日甚朝廷之聲靈日損
不已慎乎懷恩死代宗猶爲憫默曰懷恩不反
爲左右所誤蓋代宗之氣已爲懷恩所攝非其
力不足以制懷恩而氣不足以奪之也僖宗之
世國勢視廣德時奄奄一息耳高駢擁兵江淮
其強豈下於懷恩駢上章論列語詞不遜僖宗

報之曰天步未傾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猶
存朕雖冲人安得輕侮何其詞之壯也史稱駢
自此威望頓減陰謀自阻豈非此詔足寒其膽
東塘之役駢逗撓觀釁一旦兵柄旣失使務竝
停駢在僖宗掌握中久矣代宗之暮氣不足以
奪懷恩而僖宗之朝氣猶足以奪高駢此御將
之明鑒也蘇洵有言御將難御才將尤難人主
而如代宗也且不足以御不才之將而况於才
將乎

○何謂不才之將曰杜牧之所云是也牧之原

十六衛曰廷詔命將率市兒輩多稽金玉負倚
幽陰折券交貨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悍
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
已力壹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
算口歛委於邪佞繇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
治指爲別館此二人者皆所謂不才之將也不
才之將未有不以金玉爲市折券而得之其初
則陰泥巧狡其卒也則必至於強傑悍勃戛割
生人略匝天下是二人者固首尾一人也爲天
子之大臣者利其金玉狎其邪佞挈兵柄而授

之彼將曰天子之大臣皆市販駟儉也以國事
爲契券也當其受事之日固已意輕中朝矣迨
其強傑漸露又相與奉之爲驕子爲國家養癰
疽豢豺虎而莫之敢指也夫不才之將不過庸
流麤材以名將使之才可當披距伸鈎螳螂武
士之用而馴至於飛揚跋扈不可駕馭爲國家
之大害者天子之大臣爲之也顏真卿策僕固
懷恩曰懷恩進不勤王退不釋衆其辭曲必不
來矣懷恩將士皆郭子儀部曲陛下何不以子
儀代之必相率而歸上從之子儀到河中懷恩

北走靈武餘衆東甲來奔歸者數萬劉闢之叛也議者以闢恃險討之或生事杜黃裳固勸不赦罷中人監軍而黃裳文宗文素憚劉瀼黃裳使人謂曰本意以瀼代汝宗文決戰縛闢以獻天子之大臣有如真卿黃裳謀議於廟堂何患邊陲之上不如臂之使指哉故曰使不才之將意輕中朝而至於不可駕馭者大臣之罪也

○元人進金史表曰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扼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驗也梁乾德二年晉主李存勗命周德威出飛狐與趙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于易水圍涿州降之進克瓦橋關拔順薊州命李嗣源攻山後武儒諸州皆下之德威逼幽州拔平營瀛鄭州遂入燕執劉守光父子以歸此出紫荆攻燕之一也紫荆關北口浮圖峪爲飛狐之地晉都太原故繇紫荆出師與真定定州之軍會于易水旣取山後及燕東西諸州則燕京勢孤不能立矣同光三年阿保機入寇敗周德威兵于新州西出居庸關圍幽州唐主遣李嗣源救

之遼人遁走宣和四年金主分道進兵至居庸
關崖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阿骨打入燕蕭太后
自古北趨天德此出居庸關攻燕之二也嘉定
四年蒙古鐵木真攻克宣府至懷來金兵保居
庸不能入乃留兵拒守而自以大兵趨紫荆口
敗金兵于五回嶺拔易涿二州分命遮別將兵
反自南攻居庸破之出古北與外兵合蒙古主
留兵屯燕城北乃分軍爲三右軍循太行而南
破保州中山邢洛磁相衛輝懷遠諸郡徑掠黃
河大掠于平陽太原之間左軍遵海而東破灤

薊大掠于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中軍與子拖
雷破雄鄭清滄景獻河間濱棣濟南諸郡蒙古
主還自山東金主奔河南復圍燕京入之此出
紫荆攻燕之二也宣德卽宣府紫荆旁口今五
虎嶺卽五回嶺元人敗金兵之處西北之山東
起醫無閭西接太行其爲要害之關曰紫荆居
庸倒馬居庸巖險易守倒馬去燕稍遠紫荆則
夷於居庸而近于倒馬金人知守居庸不知扼
紫荆非失計耶金之分軍也河北山西山東皆
被兵數千里之間殺俘殆盡金帛子女畜產皆

席捲去長淮以北惟真定大名與山東青兗以
南尚存燕都終不下責犒師爲和引去金乘閒
遷汴元復圍燕都又不下乃出居庸取所虜子
女數十萬坑之而去明年乃破燕元兵初抵燕
京乃守而不攻三道抄寇者非直貪利蓋以孤
燕也諸郡不守燕不攻自破遼太祖嘗選三萬
騎攻幽州其后述律氏指帳前樹謂曰無皮可
以生乎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猶是
也吾但以三千騎時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困歸
我矣晉之攻燕元之攻金皆此法也皆此都也

嗚呼若之何而不懼也

○已已北守也先自浮圖峪擁二萬衆繇紫荆
直薄都城于謙爲本兵嚴兵拒却之也先仍奉
駕出紫荆北去降卒小王爲也先畫策繇紫
荆徑趨臨清據厰倉斷糧運謙遣平江伯陳豫
鎮守臨清以伐其謀景泰元年謀報虜復大舉
繇紫荆入寇謙奏遣都督顧興祖大理寺卿孔
文英等備紫荆增京營兵一萬二千人白羊口
增五千八百人倒馬關增五千三百人又遣都
指揮王虹率京營兵六千五百人及茂山衛兵

守易州都指揮石端率京營兵七千人及保定
五衛兵守保定都指揮陳旺沈興率京營兵七
千五百人及涿鹿二衛兵守涿州都指揮張智
率京營兵三千七百人及真武神武二衛兵守
真定約束諸將曰易保之兵以援紫荆涿州之
兵以援白羊真定之兵以援倒馬猶恐諸將勢
分復遣都督同知劉安充總兵官右僉都御史
曹泰參贊軍務率京營兵五千人鎮守易州以
節制之都指揮魏忠顏彪充遊擊將軍各率京
營兵五千人游徼紫荆白羊倒馬諸關口都督

楊俊充遊擊將軍率京營兵五千人游徼涿州
保定真定諸州縣名曰分巡又謂虜至與戰不
若先聲以奪之遣大將石亨楊洪各率京營兵
四萬人亨出紫荆至大同洪出居庸至宣府以
振兵威名曰巡哨已而也先不果入寇 上皇
復還當是時距 成祖北伐才二十餘年京營
兵猶可用故謙得以經略布置首尾應援成嘗
山率然之勢用以遏南遷之議而反北狩之駕
然而大學士商輅猶謂紫荆諸關口宜用旁近
官軍守之京營兵無固志不可用繇今日觀之

又當何如先臣楊守謙每閱紫荆輿圖見所謂五虎嶺者爲元人敗金兵之處則汗流浹背神不怡者累日嗚呼勞臣志士之心事至今尤可以歎息也

○紀陟有言疆界雖遠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六尺之軀要害亦數處耳大江之南上流之要害江陵武昌襄陽九江是也江水源于岷山下夔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爲之都會岷冢道漾東流爲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爲之都會諸葛亮謂荆南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達吳會西

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沅湘諸水合洞庭而輸之江則武昌爲之都會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匯于湓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昔人言天下之勢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周瑜語孫權曰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庾翼謂襄陽西接梁益與關隴咫尺北去河雒不盈千里進可以掃蕩秦越退可以保據上流岳飛謂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此用荆襄以制中原之策也孫氏奄有公安江陵都武昌鄂州江南已定遂定都建業江左以來但有揚荆湘江梁益交

廣荆揚二州爲天下根本陸抗有言無江陵是無荆州也無荆州是無吳也江陵有急當傾國爭之是故江淮所恃以爲藩籬者江陵也江陵所恃以爲唇齒者襄陽也此用荆襄以固東南之策也今賊陷荆襄矣逼九江矣使其上薄隴蜀則進而擊天下之首下窺江淮則退而擊天下之尾天下之要害盡據于賊而我拱手而聽之幸其不卽來曰無與我事譬之肱篋之盜踰垣而入旣已歷其堂奧發其扃鑰矣而司干楸者猶擁被而高臥主人將以爲如何也

○張叔夜當靖康之時謂襄陽漢江回環西南有萬山三關之險駐蹕於此尚可號令中原元人規取襄陽劉整使誘呂文德置摧場于樊城外外通三市內築城堡又築堡于鹿門築臺于洪水與夾江堡相應而宋援兵不能進史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岑而南北不相通又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觀子灘以絕其東而襄樊之道絕樊旣被圍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爲劔呂文煥守襄植木江中鑱以鐵絙造浮橋以通援兵張弘範謀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截江道以

斷救兵水陸夾攻樊破而襄亦下以蒙古方張之勢阿木天澤弘範智勇之將文煥孤軍無援賈似道擁兵不救圍守四年僅而克之今以全盛之世值游竟之賊不旬月而荆襄並陷我無浹旬之守彼有破竹之勢此可爲痛哭者也人言賊利陸戰必不能順流南下此不然也劉整謂阿木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奪彼所長造戰船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十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遂破襄陽用水軍乘勝長驅

今賊方利東南富庶耽耽虎視而江海閒或有亡命奸人細作爲之嚮導能保其不建瓴而下乎羊祜曰吳緣江爲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官軍懸進不踰時而可尅今之禦賊者不爭潯陽江漢之險而柵石城屯牛渚爲憑城自守之計徒幸賊中之無人而不惜爲其所笑此何說也

○元世祖總統東師有得宋國奏議以獻其言謹邊防守衝要凡七道下諸將議郝經獻議曰

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則
可以保江南先是我有荆襄有淮甸上流皆自
失之今當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從彼所保以爲
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爲梁水陸
濟師以輕兵綴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趨漢陽
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
捷出穿徹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
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卽并兵大出
摧拉荆郢橫潰湘潭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
其銳氣并取荆山駕淮爲梁以通南北輕兵抄

壽春而重兵支布鍾離合淝之間掇拾湖淥奪
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于蘄黃
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
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疏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
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挾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
維揚連楚蟠亘蹈跨長淮鄰我強對通秦海門
揚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當以重兵
臨維揚合爲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秦
直塞海門瓜步全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遲以
歲月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

竝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爲之節制如是則未來之勢變可弭已然之失可救也其後蒙古取襄鄧入漢濟江長驅南下多用經策得宋之奏議周知其形勝要害與其守禦之策用其所保反而攻之我無借箸聚米之勞而彼之地圖兵略皆轉而授於我矣此亦後事之師不可以不戒也

○勝國初混一漕東南以供燕京運河溢澁轉輸靡費用朱清張瑄議建海漕初年四萬六千餘石後乃至三百萬終元之世賴之本朝海陸

兼運旣而濬元會通河遂罷海運萬曆中運河漸梗議復海運旋報罷今上復議舉行而譚者搖手相戒以爲非嘗可駭此迂儒不通世務者也元之海運創自伯顏伯顏之意以爲元都燕去東南轉漕之地四五千里萬一中原有警道路梗塞非海道不足以備緩急故於立國之初卽爲漕海之計其謀國深遠營度在百年之後非凡所知也至正之季徵海運於江淞張士誠輸粟方谷真具舟輸十一萬石於京師歲以爲嘗其後漕運不至陳有定自閩輸數十萬京

師民始再活繇此觀之伯顏之謀國豈不遠哉
王宗沐建議於萬曆曰唐都秦右據岷涼左通
陝渭有險則天寶興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
中受其貧宋都梁背負大河面接淮泗有水則
景德元祐享其全無險則宣和靖康受其病
國家都燕北有居庸醫巫閭以爲城南有大海
以爲池天造地設山環水衛而自塞其利者何
也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取物也置海
漕而專力於河一夫大呼萬櫓皆停腰脊咽喉
之譬先臣丘濬之諄復者不可不慮也富人之

造宅也旁啓門焉中堂有客則肴核可自旁入
也憂河之梗而又難于通海則計將安出哉宗
沐之論奏有三曰天下大勢曰都燕專勢曰日
前急勢此三勢者如奕有全局變局皆在一局
之中今日之急勢卽專勢也今日之專勢卽大
勢也善奕者視勢之所急而善救之則全局在
其中矣嗚呼丘濬之論海運大勢也王宗沐之
論海運專勢也今日之論海運急勢也夫奕棋
而至於急勢則斜飛橫掠苟可以救敗者無所
不用而舉棋者懵然不知良可歎也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四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五

雜文五

書瀛國公事實

程克勤宋遺民錄載瀛國公事以閩人余應詩及袁忠徹記為徵椒丘何喬新注余詩最詳而袁記多所牴牾為說者以謂呂羸牛馬之事微曖難明傳聞異辭或者中原遺老傷故國思少帝從而為之說以相快歟國初權衡作庚申帝大事記與余詩若合符節權記云宋江南歸附瀛國公入都自願為僧白塔寺中已而奉詔居

甘州山寺有趙王者憐國公老且孤贈以回回
女子延祐七年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
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寺上龍文五采氣訪之乃
國公所居也問之曰子室中有異寶乎對曰無
有今早五更產一男子明宗大喜因求爲子并
其母載以歸卽庚申帝也帝以庚申爲號者記
者之微詞公羊子所謂習其讀而問其傳也以
元史及諸書詳考之宋幼主降封瀛國世祖夢
金龍舒爪纏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所夢柱下
世祖欲除之瀛國遂乞從釋號合尊太師往西

天受佛法獲免過朔北扎顏之地

袁忠徹記

史云瀛

國公以德祐丙子降元年六歲後十有二年爲

至元戊子瀛國公學佛法於吐蕃

何喬新注

余應詩

云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

公尚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

化爲龍爪驚天容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

沾酥胷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此

瀛國北徙之本末也延祐丙辰仁宗命明宗出

鎮雲南明宗不受命逃之漠北其與瀛國公締

交蓋在此時妥懽帖睦耳以元統癸酉卽位年

十四其生在延祐庚申上距丙子凡四十四年而瀛國公年始五十矣何喬元史云明宗北狩過阿兒廝蘭之地納罕祿魯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於北方罕祿魯氏即瀛國之后也余詩曰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營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此明宗養子之本末也文宗疾大漸召皇后太子大臣曰是忽義之事朕平生大錯我死迎安歡帖木兒立之庶可以見明宗於地下是忽義者明宗從北方來飲毒之

地也燕帖木兒不可立寧宗不踰月而崩久之乃奉太后詔迎順帝於廣西之靜江余詩曰文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仍歸居九重壬癸枯乾丙丁發西江月下生涯終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雄此庚申在位之本末也元以水德王故曰壬癸宋以火德王故曰丙丁西江月者陶九成所記劉秉忠之詞順帝祖於應昌之讖也至元五年尚書高保哥奏言文宗制治天下有曰我明宗在北之時謂陛下素非其子帝大怒立撤文宗主於太廟欲殺草詔史官虞集馬

祖嘗二人以文宗御批呈上脫脫曰彼皆負天下重名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遂捨不問六月丙申詔曰文宗私圖傳子乃構邪言嫁禍於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祖宗大業幾於不繼蓋順帝生於沙漠其非明宗之子中外流聞大書特書傳播海內丙申之詔卽順帝亦不得而諱也權衡字以制隱居太行黃華山二十八年洪武二年中書省遣官訪庚申帝三十六年史事得此書上之於朝所紀載可信不誣袁忠徹得之傳聞謂明宗見罕祿魯氏愛而納之未幾生安懼帖睦爾而不知其抱養之詳余得庚申大事記以余應之詩疏通證明然後知信以傳信可備著國史不當以稗官瑣錄例之也元史潦草卒業實本朝未成之書後之君子有事於纂述庚申帝之事亦其大者故不厭其詳復云

書沈伯和逸事

沈應奎字伯和嘗州武進人也少有絕力重然諾好急難毅然以豪傑自負鄉里俠少年皆附之伯和之妻丹陽邵芳之女也芳任俠爲江陵

所殺族人欺其子幼欲殺之而分其產聚而圍
守其廬伯和集拳勇少年十餘人爲乞丐裝毒
殺其猛犬縋墻而入篡奪其孤嫠以歸芳以布
衣入長安傾動中貴人起高新鄭於田間所謂
邵樗休者也伯和老於公車嘗獨行費縣山中
求問管仲廟輿人舁入古廟中卽亡去少年數
輩扛巨木楮其門伯和睨而笑曰是須數輩乎
揜袖平舉之臥之於地一少年指神前石鼎曰
能舉是乎伯和兩手提之若挈壺甌行數十步
復置故處羣輩口吐不能收伯和故繞廊廡觀

象設摸碑刻久之乃去日下春徐步歸逆旅館
人驚曰客豈有兩翅從虎穴中拔出耶飯河間
邸舍有騾食人圍觀如墻伯和怒曰奈何縱獸
食人吾不得爲男子矣持鐵簡信步而往騾舍
而撲伯和三撲三避之從而擊其目鐵簡陷入
尺許騾仆不能起盡力擊之乃斃下第還其人
迎拜道左面目鑄其半如混沌焉駙馬楊春元
尚榮昌大長公主慕伯和忠義以兄事伯和每
爲言國本危疑謀擁祐太子伯和奮臂曰吾
不能爲商山老人獨不能爲安金藏乎萬曆庚

戊伯和官刑部郎神祖不豫召閣臣至宮門而返福藩猶在邸中外兇懼福清謂伯和曰事不可知且奈何伯和曰竭股肱之力以死衛太子萬一有變公必死之請以不肖軀殉公福清要伯和宿朝房與計事令大司馬列兵圍諸王府第大金吾領緹騎巡徼王城戎政分部京營兵屯九門藩府人不得闌出邸第中外寂然伯和衷甲與福清同臥起示不獨生神祖勿藥乃出當此時舉朝惴惴無人色福清獨特伯和以爲強恤刑遼東策奴酋必叛李氏必敗中朝咸以爲迂抗章論代藩立少請殺主代議者時論益惡之出知汀州府鄉人爲御史按部至汀每夕傳鼓入院指天象示之曰客星犯前星甚急奈何御史目笑之已而有挺擊之事伯和於衆中責御史把其袖曰此大事公安得不言吾嚮語天象云何顧左右趣紙筆卽堂上起草御史大驚且慙執其手囁嚅祈少緩乃趨而出伯和爲守考上上黨人罷其官趙高邑爲太宰起爲南尚寶司丞逆奄時又削籍久之而卒余嘗訪伯和村居木榻布被沽濁醪如飴飯麤糲

棘喉伯和飲噉自如床頭樹銅簡二其高等身
夜分謂余曰代藩之議彼不悔禍當持此簡擊
殺老魅於朝堂旋自刑以明國法何暇與喋喋
爭嚷畢牘閒乎俄而執簡起舞有風肅然晶光
閃爍上下寒燈吐芒四壁颯拉是時伯和年七
十餘矣余生平所見海內奇偉倜儻節俠之士
蓋無如伯和者稅監高宥將自汀入粵伯和大
書榜示自汀達會城曰稅監將入海從倭抵汀
竟太守當領吏民擊殺之宥聞之縮舌而止其
壯往敢決能出大言斷大事皆此類也

書盧孔禮事

萬曆甲午沈伯和上公車宿交河之富莊驛道
旁父老子弟聚語太息伯和問之告曰縣有義
士盧千斤路遇不平歐其人立斃實無意殺之
也方當繫獄論死無可援救是以歎惋耳伯和
具衣巾謁縣令語之曰某以公車道出於此聞
壯士盧孔禮誣誤殺人非故也今倭方躡朝鮮
交河輪蹄四接盜賊白晝劫行旅公何不詢於
介衆以誤殺貫之俾部署少年守閭里卽有事
可助縣官半臂徒殺壯士填牢獄無爲也縣令

懷然異其言拱手曰謹受教明日朝縣人而問之曰若等能保盧孔禮殺人非故乎雜然應曰孔禮誠非故殺願以百口保之曰吾欲貫孔禮罪爲父老子弟保捍鄉井可乎皆扣頭曰幸甚孔禮遂得釋趨縣門搏頽稱謝令曰非我貫若也吳中沈舉人教我貫若也孔禮出訪問知伯和姓名剪紙爲牌位朝夕炷香拜祝伯和下第還孔禮率子弟羅拜道左要歸其家烹伏雌醜宿酒妻女治養餅上食傍近諸少年聞伯和來皆叉手扣頭代孔禮稱謝伯和爲長筵列坐飲

嗽如波捲電嚼笑語欲沸伯和持鐵簡起舞譚說古今壯勇義烈事激昂蠶涌羣少年髮植如竿願爲沈公死臨行孔禮再拜把酒言曰孔禮與諸兄弟皆以身許公矣公如有事四方孔禮率五百人裹糧服矢以待命惟公之所死之庚申之~~秋~~陷開鐵余服除赴闕~~補~~官里居執手慷慨具言孔禮事本末曰孔禮必不負我吾折簡爲兄招之卽有緩急以孔禮所部當前行可也余過富庄驛聞光廟大行囑驛卒郵致伯和書不待報而去冬十月一男子款門求見

曰盧孔禮之弟孔信也問孔禮安在曰孔禮病風臥蓐不能起得沈公書流涕漬面伏枕頓首遣某來謁謝問所謂五百人者曰強半老且死矣其存者多死於援遼兄弟三十人僅孔禮與某在孔禮又病某晨夕守視不復能從軍矣坐而飲之酒鄭重流涕而別歲逼除家人自南來雨雪塞路孔信率壯士十餘人帕首腰刀傳送至河閒乃去伯和歿後十年餘余以急徵過富庄宿邨店中寒燈熒熒追理昔夢作交河壯士行數千言質明而失其稿至今耿耿挂胃臆閒

爲追記之如此

書鄭仰田事

鄭仰田者泉之惠安人忘其名少椎魯不解治生其父母賤惡之逃之嶺南爲寺僧種菜寺僧飯僧及作務人仰田面黧黑補衣百結居下坐自顧跛踏無所容有老僧長眉皓髮目光如水呼仰田使上指寺僧曰汝等皆不及也寺僧怒噪而逐仰田旬日無所歸號哭於野外老僧迎謂曰吾遲子久矣偕入深山中授以拆字歌訣月餘遂能識字因授以青囊袖中壬遁射覆諸

家之術無所不通曉其行於世以觀梅拆字爲
端久而與之游能知人心曲隱微及人事世運
之伏匿亦不言其所以然也天啓初將卜相南
樂指全字爲占仰田曰全字从人从王王四畫
當相四人問其姓名曰全字省三畫爲土當有
姓帶土者省四畫爲丁當有姓丁者省兩畫縱
橫爲木當有名屬木者以所省之文全歸之當
有名全者南樂曰木非林尚書乎曰獨木不成
林名也非姓也已而拜莆田貴池元城涿州四
相一如其言晉江李焟與奄黨吳淳夫有郟指

吞字以問仰田曰彼勢能吞汝非小敵也從天
從口非其人吳姓乎然則何如曰吳以口爲頭
彼頭已落地矣汝何憂踰年而吳伏法魏奄召
仰田問數仰田蓬頭突鬢踉蹌而往長揖就坐
奄指囚字以問羣奄列侍皆愕眙失色仰田徐
應曰囚字國中一人也奄大喜出謂人曰囚則
誠囚也吾詭詞以逃死耳之白門奄勢益熾愈
少卿密扣之仰田畫臥屋梁下梁上有斷綆下
垂仰田指之曰如此矣未幾奄果自縊其射決
奇中不可悉數宋謝石不足道也丙子冬前知

余有急徵之難自閩來視余自清江浦徒步入
長安爲余刺探獄緩急余抵德州復自長安徒
步來報年八十二矣行及奔馬兩壯士尾之不
能及至鄭州風霾大作脫鞋韉繫之兩臂赤脚
走百里上程氏東壁樓日未下春神色閑暇鼻
息煦煦然談笑大噓至分夜而後寢臨行謂余
七月彼當去位公之獄解矣然必明年而後出
吾當以殘臘過虞山爲太夫人庀窀穸之事公
毋憂也余歸數往招之已卯春將襆被訪余忽
謂家人曰明日有羣僧扣門乞食具數人餐以
待吾亦相隨往矣質明沐浴更衣若有所須羣
僧至飯畢入室端坐奄然而逝仰田遇人無賢
愚貴賤一揖之外箕踞嘯傲終日不知有人人
遺之錢帛卽受否亦不計每見人深中多數厓
岸自好者輒微言刺其隱人亦不敢怨懼其盡
也余嘗謂仰田公非術士古之異人也仰田笑
曰吾行天下大矣莫知我爲異人然則公亦異
人也又嘗語曰吾重繭狂走爲公急難侯嬴有
言七十老翁何所求哉士爲知己者死縱令斫
吾頭去頸上只一穴耳臨終屬其子曰三年後

往告虞山更數年尋我於虎丘寺之東仰田信人也其言當不妄書其語以俟之

丁丑獄志

烏程以閣訟逐余既大拜未嘗頃刻忘殺余也邑子陳履謙負罪逃入長安召奸人張漢儒王藩與謀曰殺錢以應烏程之募富貴可立致也漢儒遂上書告余并及瞿給事式報烏程奮筆票嚴旨逮問余將抵近郊撫寧侯朱國弼抗章劾烏程欺君誤國章數上烏程疑余使之吳人周應璧爲撫寧客出告人曰撫寧必得重禍吾

雖諫不吾聽也因爲道疏語云何語聞履謙履謙曰此奇貨可居也乃啖王藩出首謂余以三千金屬應璧賄撫寧應璧家僮喜兒及傭書蔣英知狀事下錦衣衛掌衛事董現烏程之義兒也迫欲傳致具獄以快烏程收考應璧令具對所劾應璧曰撫寧勳臣受國厚恩拚一死擊奸輔某作詩諷止堅不可回乃爲改竄疏中數字非代草也卽令應璧代草罪不至死馬周亦爲嘗何代草何用抵諱耶問王藩所首行賄事應璧曰某居長安二十餘年與錢無片紙聞問撫

寧往擊逆奄今擊奸輔義烈憤盈拜家廟別老
母而後行事天日較然何忍以婪賄誣之擊奸
輔坐賄擊逆奄亦坐賄乎錢未嘗行賄某未嘗
代錢行賄何繇識錢家人面貌問其姓名子虛
烏有可置對具獄上告君父耶琨曰錢家人紀
綱具在原揭何謂無之應璧大笑曰紀綱者僕
隸之總名也紀綱之僕猶今言管家云耳安得
有姓紀名綱之人爲錢僕隸耶事出左傳故非
僻書在某卷某行明公可覆驗也琨曰我家安
得有此書此豈秀才掉書囊地耶考蔣英喜兒

皆不肯承又收考撫寧家老蒼頭年七十餘意
其老可彊服也捨地大呼誓以死明主人無他
琨掠訊無所得慙且恚王藩我冠束帶招搖而
來琨樞衣起迎之握手耳語久之遂用藩語具
獄曰應璧初抵闕不服藩及蔣英喜兒叅語作
證左驗明審應璧始伏罪臣始得結竟其獄乞
勅付北鎮撫司究訊正法疏上上以爲疑命
窮究行賄家人主名琨持之益堅謂贓罪真確
案宜早定不當遼緩以滋葛藤上終弗許也
獄初具琨等謂上必震怒執余下詔獄此一

獄卒事耳卽上不執余而以主名坐一二僮僕掠楚誣服因以連染朝士之右余者此輩可舉網而盡而余爲渠率其將安往 上神聖心知余枉疏三上旨三駁之竟不及余而東廠以緝獲事盡發履謙漢儒藩三人奸狀 上命法司具獄各杖一百立枷死長安右門外琨亦以他贓罪勒去琨之考應璧也五毒參至窮竭慘酷無復餘方應璧慷慨直辭色不變容琨發怒罵曰要夾折他脚脛應璧曰變一足庸何傷琨曰這本上要將撫寧拏下應璧曰祖宗優厚勳

爵非謀反大逆無下獄者溫閣老威靈遂勝於木二祖列宗耶琨罷吳孟明掌衛事再奉 旨覆讞盡反琨所文致獄辭而以代草坐應璧應璧亦拜杖右門外久之病創而卒崇明沈廷揚經紀其喪返葬於吳天啓中逆奄令許顯純掌詔獄考汪文言板誣楊忠烈贓罪文言仰天大笑天下有貪贓楊大洪乎彭考刺藝血肉糜爛不肯回易一辭顯純具獄曰文言供吐云云皆誣也烏程之伎毒深於逆奄董琨之周内精於顯純應璧重義輕死不憚以骨肉扞拒文言之

後又一男子漢之貫高陸續豈是過乎戴就語
薛安曰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羣鬼殺汝於
亭中或曰應璧死後琨病瘖見應璧守欲殺之
命道士上章服罪貫我死願作主奉祀以謝至
今琨家祀應璧歲時扣頭上食如祖考云

徽士錄

萬曆閒余以史官里居新安程生元初踵門而
請曰聞明公有意於著作願有請也翼日以書
來曰元初於世事情然於身家妻子一不爲計
念明興二百餘年國史遠遜前代輒不自量欲

做六典會要勒成一書雖窮老不能忘也竊謂
夫子刪書堯舜稱典 祖宗本紀宜從尚書例
尊之曰典明不與歷代同也史家最重書志兵
食尤要班史食貨以後無可觀者宜爲食貨通
志一切農桑儲備足食足國者悉隸焉兵志自
握奇經左傳以下詳考歷代兵制陣法另爲一
書前代禮志載郊廟儀仗冠服諸事而不及朝
廷邦國士庶禮宜以儀禮爲主以家禮儒先議
論參之以補其闕樂志泛論樂理不及制度作
法元初遇異人授以樂制詩卽樂樂卽詩也詩

言志歌永言作詩事也聲依永律和聲作樂事也詩統爲十二韻分之有百餘韻樂亦統爲十二調分之有三百六十調詩用韻卽十二律也又用音爲宮商角徵羽同音而不同韻者卽用叶韻音韻竝用詩卽樂也樂亦有十二韻每韻中有七音宮商角徵羽少宮少商也故琴用七弦簫笛帶翕聲亦七孔一弦一孔爲一音七音閒雜而成一調卽作詩爲一律也百官志以周官爲先而歷代改革俱備考古宜今不爲膠柱考工記利器以前民用亦非細事宜補爲一志

昭代當百王大備之後包羅往古垂示來禩莫今日爲宜書成而明公手爲裁定他日爲政舉而措之而已昔諸葛武侯以一隅抗衡魏吳曾築讀書臺藉多士之力攷華陽國志木牛流馬亦一士人所獻武侯採而用之願明公之無忽於斯言也元初家累千金妻子逸樂棄而游四方行不携襆被臥不僦邸舍終年不澣衣經旬不洗沐搏糲飯裹置衣袖中以爲餽糧夏月穢臭逆鼻聞者嘔噦元初咀嚼自如余將補官赴闕卒卒未暇理前語元初遂別去不知何之後

數年有告者曰元初聞遼事急徒步往遼陽相
視阨塞要害奴將攻遼陽人勸之去不可城陷
死焉嗟夫元初有志於著作棄家離鄉周行天
下蓬頭趺走如中風狂易懷鉛握槧身死絕域
張伯松知有賊會反支日不去爲賊所殺豈其
類耶其書留篋行中紙敝墨渝二十餘年更一
失之程生遂無一字留天地閒矣推元初鄭重
屬余之意知其心罔罔猶不死也作徽士錄使
新安之志文獻者徵焉

東征二士錄

萬曆二十年倭酋平秀吉遣將躡朝鮮 天子
念屬國殘破國王亡走求內徙興師往援命兵
部侍郎宋應昌爲經略武庫郎劉黃裳職方主
事袁黃贊畫職方訪求奇士得山陰人馮仲纓
吳縣人金相羅致幕下十月抵山海而倭先鋒
行長兵已渡大同江繞出平壤西界石司馬所
遣辯士沈惟敬三入倭營得其要領行長許撤
兵議封貢遣部下小西飛彈守藤原如意從惟
敬見大將軍李如松問大閣入朝班次云何大
閣者倭僞王關白平秀吉也如松厚勞遣之約

以明年正月入平壤受冊退師行有日矣職方
問仲纓曰倭請封信乎曰信東事可竣乎曰未
也職方問曰何謂也仲纓曰平秀吉初立國內
未附行長關白之嬖人欲假寵於我以自固故
曰信也如松恃寵桀驁新有寧夏功加提督爲
總兵官本朝未有也彼肯令一游士掉三寸舌
成東封之績而束甲以還乎彼必詐惟敬借封
期以襲平壤襲而不克則敗軍襲而克則敗封
故曰東事未可竣也相曰襲平壤必克克而驕
必大敗敗封與敗軍互有之職方曰善正月七

日惟敬遣其奴嘉旺報行長質明天使行冊封
禮自南門入行長候於風月樓倭花衣夾道欣
欣望龍節如松擁衆襲之弓刀擊戛倭知有變
退保風月樓牡丹臺二壘諸營合攻不能下行
長夜半渡大同江江冰引還龍山如松不知也
旦日下令進攻良久知倭去乃建大將旗鼓誓
師入空城命諸將上首功西兵南兵奉軍令不
割級而遼兵出所匿鮮人首以獻一軍譟聲如
沸爭欲殺李大蠻如松佯弗聞也倭進則魚貫
而營退則捲簾而撤所過多設虛壘以疑敵如

松自平壤趨龍山六百餘里中塗列四十寨攻
開城自旦至午城中寂無人聲令西兵梯而入
收其所設戈幟割道旁鮮人腐首報再捷鮮人
恨如松給之曰倭棄王京遁矣如松驕而貪戒
西兵南兵列營江邊提遼兵三千獨進經碧蹄
館館人復以倭遁告如松益喜輕騎疾馳至大
石橋馬蹶傷右額蘇而復上橋外倭幟如林李
友昇率家丁據橋攢射倭不得過兩山麓皆稻
畦李如栢以其弟如梅爲左右翼夾如松出淖
中李友昇中鈎墮倭來益衆刃及如松重鎧會

楊元兵至得免大兵退守開城而經略駐定州
相去八百里行長據龍山清正自咸鏡趨截鴨
綠江經略前後皆阻倭計無所出馮仲纓言於
職方曰師老矣退又不可清正狡而悍藐行長
而貳於關白願與金相偕使可憾而間也職方
具以仲纓前語告經略經略許之清正者薩摩
君之介弟也平秀吉心畏之使其嬖人行長將
前軍而清正爲後繼清正倍道取咸鏡虜李松
妃及其二子及將相樞筦三人擁兵斷後意不
欲屬行長耻爲之下也仲纓往清正盛軍容迎

仲纓仲纓立馬大言曰諸酋恃強不知天朝法
度汝故主源道義受天朝封二百餘年汝輩世
世陪臣也汝敢慢天朝忍遂忘故主乎仲纓欲
暴闕白之篡也故以故主挑之清正嚙指曰唯
唯仲纓就帳宣言曰汝巨州名將故主之介弟
今破王京者行長也議封典者行長也彼以一
弄臣儼然主封貢挾天朝以爲重而汝雄踞海
濱自甘牛後心切恥之且持此安歸乎今與我
定約急還王子陪臣退兵決封貢勿令冊封盛
典出自弄臣此亦千古之一時也清正手額曰

請奉教解所著團花戰袍與仲纓歃血約盟令
王子陪臣謁仲纓扣頭謝訂期歸國即日自王
京解兵而東仲纓之入說清正也金相勒兵以
待相計之曰仲纓職方所使也劉武庫內忌之
如松平壤之役職方面數其襲封殺降今得無
以通倭中仲纓爲媒孽職方地乎乃領健卒二
千人分伏南山觀音洞邀其歸師殺九十餘人
生擒倭將一人曰葉實仲纓歸武庫果以通倭
爲言仲纓取相所斬倭級示之且分遺其幕客
乃止而如松以十罪列職方職方遂中察典仲

纓與相皆罷歸如松駐開城久去鴨綠千里兵
疲糧盡與參軍李應試謀復遣惟敬議封事事
垂成而敗石司馬與惟敬皆論死而東征之役
更易督師制府先後七年老師費財飾功掩敗
海內爲之騷動迨平秀吉死倭撤兵歸國始告
成事惟敬之再使也李參軍密告如松遣仲纓
別使清正使兩虎共鬪此上策也如松不能用
邢益都爲制府遣人聘仲纓東人王君榮戒仲
纓曰大丈夫肯俛首爲邢小人用乎仲纓謝弗
往僦屋長安市中讀書賣藥以老相敘東征功

當實授守備往謁兵部吏吏笑曰長安中金銀
世界君徒手來何爲慟哭焚其文牒以歸遼事
之殷也相老矣往來燕中塞下欲有所爲依故
人於薊門死濟河舟中屬其僕歸骨虞山余爲
葬之北麓祔其母之兆相事母至孝從其志也
相年十五見老僧有羸疾憐而飯之老僧精武
藝授以四十八字曰熟此則無敵於天下矣嗣
父死負官錢七萬隸捕相急度不可脫誘而之
曠野以老僧所授訣試之數十人應手而倒走
居庸關外亡入虜中虜見相藝絕人不忍殺居

三年益厚遇之相歸內地虜爲資送至關外始
去從袁職方論天文曆法從徐閣學論屯田海
運從李中丞論復舊遼陽按圖畫地歷歷如指
掌每爲余道東征事與世所記錄絕異已而遇
丁贊畫之子出其父手記知相言有徵也仲纓
爲人短小善談笑家貧坐客恒滿出清正所贈
戰袍示余曰此老禪和衲頭也相深目戟髯俯
躬徐步舟行順風揚帆則伏地喀嘔且死語其
僕曰置我棺船艙中勿令見水使我菟悻也其
曲謹多畏如此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五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六

雜文六

書錢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後

錢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一則會同十年七月
吳越有國時所給有吳越國王押字及鎮東軍
節度使印文一則宋治平二年四月中書門下
牒付者也吳越牒中所稱會同十年即晉出帝
開運四年耶律德光滅晉所改也是年六月吳
越忠獻王弘佐卒弟弘侖立十二月弘侖為羣
下所廢立弘俶則知吳越國王者弘侖也弘佐

卒以鎮東節度使授弘侗至八月制授弘侗東
南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節度使故印文止稱
鎮東也治平二年牒後所書右僕射兼門下侍
郎平章事不署姓者安陽韓忠獻王琦也中書
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曾者晉江曾宣靖公
公亮也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者廬陵歐陽
文忠公修也吏部侍郎參知政事趙者虞城趙
康靖公槩也三公皆署姓而忠獻獨不署以忠
獻集考之忠獻於治平元年甲辰冬三表乞罷
相上許以仁廟終祥再請至二年乙巳夏累申

前請此或其杜門乞休不赴都堂時也以二牒
所載徵諸史傳無弗合者獨吳越牒中會同十
年之紀覽者往往致疑蓋德光滅晉雖以二月
丁巳朔建國改號而漢高祖亦以是月辛未起
河東仍稱晉天福十二年吳越之正朔何以不
奉漢而奉遼况四月丁丑德光已卒於殺胡林
矣此牒行於七月不應猶以會同紀年此不能
無疑者也攷之遼史自阿保機卽位九年吳越
與契丹信使不絕吳越之通好契丹久矣契丹
入主中國吳越奉其正朔當在諸州鎮之先是

年七月德光雖已死而漢令未及於東南故猶以會同紀年其改而從漢則在八月受漢制之後也吳越備史沒會同天福而追紀開運四年亦可謂微而章矣遼史德光紀是年改元大同而會同無十年與此牒及諸史異或者又以爲疑按王溥五代會要德光僞降赦改國號大遼稱會同十年歐陽史諸家亦同蓋降赦則稱會同而改元則曰大同改元之後不三月而德光卒故大同之號不行於中國而僅存於國史牒文所從据其降赦之文國史所書紀其改元之

實固可以互攷也葉隆禮契丹國志以是年爲會同十一年隆禮之志成於淳熙中遼史未入中國其舛誤不可枚舉徐無黨注歐陽史以謂契丹年號諸家舛謬非一莫可考正因是牒以考之則益信矣江陰李君貫之博雅好古叢書蠹簡每遇之無不藏弃出二牒以示余命爲之跋尾余學殖旣鮮又善遺忘略疏其槩以復於貫之貫之幸悉舉所聞以改焉萬曆四十八年庚申春正月

再書錢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後

往余爲江陰李貫之考錢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距今七年矣治平二年四月之牒韓魏公爲宰相書銜而不姓曾魯公爲次相歐陽文忠趙康靖爲執政則署姓而不名余未及深考第據魏公安陽集二年乙巳夏仁廟終祥累申前請遂妄謂魏公之不署姓或以杜門乞休不赴都堂之故而非敢以爲允也今年偶讀王明清揮麈錄云明清嘗得治平元年英宗批可進狀一紙於梁才甫家宰相執書臣而不姓且花押而不書名以歲月考之則韓魏公會魯公歐陽文忠

趙康靖作相參時也但不曉不名之義後閱沈存中筆談云本朝要事對稟嘗事擬進畫可然後施行謂之熟狀事速不及待報則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謂之進草熟狀白紙書宰相押字他執政具姓名進草卽黃紙書宰相執政皆於狀背押字始悟其理不知今又何如耳明清所得進狀與甘露院牒皆在治平元二閒四公作相參之日甘露院之牒蓋中書門下奉勅賜額令本州翻錄降付逐寺院者也讀明清之錄考其所謂熟狀進草者是牒蓋亦熟狀之遺而宰相

皆不名則宋朝故事如此也及考萊夢得石林燕語則云唐誥勅宰相書名者皆不書姓惟單名則書姓蓋以爲宰相人所共知不待書姓而見國朝雖單名亦不書姓他執政則書所以異宰相之禮也夢得所記宰相不署姓之故視存中爲詳如魏公正所謂單名不書姓者也誥勅不書姓則其見於文牒者又可知也余初不知宰相不署姓爲宋之故事而以臆考之微揮塵錄諸書則余之誤誰與是正然是時曾魯公實爲次相而與二執政同署姓則知宰相之不署

姓不獨異於執政抑亦異於次相也以是牒推之又可以補夢得之所未備也存中又記中書劄子宰相押字在下次相及叅政以次向下樞密院劄子樞長押字在下副貳以次向上以此爲別是牒之書銜繫於年月之後先左右叅次次相又次宰相蓋以後爲尊而不別行是知文牒之行於下者其制又與劄子異也治平去今五百六十餘年故紙敝牘使人摩娑不忍置文獻之不可以無徵豈不信哉余學問踳駁不審於闕疑慎言之訓是以有向者之誤今旣已知

之不敢塗竄以自蓋也庸敢備書以詒貫之俾
附於是牒之後雖然自時厥後有所弋獲尚當
次第書之貫之老而好學故知不以我爲贅也
天啓六年四月

記溫國司馬文正公神道碑後

天啓壬戌得司馬文正公神道碑刻於長安肆
中紙敝墨渝深加寶重而又竊怪其不盛行於
世也遂命良工裝潢屬友人程孟陽題而藏諸
篋衍後三年乙丑被放歸田讀元人程鉅夫集
溫公墓碑老杏圖詩序曰公之墓碑仆於羣獫

之口而斷碑之隙有杏生焉金皇統閒夏邑王
令建祠修復老杏迄今二百餘年矣白雲翁家
與之隣益用封殖皇慶之元翁爲平章政事出
所繪圖及修復之碑使廣平程某序之鉅夫之
序所謂夏邑王令者壽春王廷直金皇統閒夏
邑令也白雲翁者元平章察罕也鉅夫記修復
事頗略然有以知其出於磨泐之後而碑之傳
於世者爲不易也考於通志得廷直所自記曰
紹聖閒仆溫公墓碑而磨其文靖康復公官爵
欲再立而未暇迄今五十餘年埋之深土毀滅

朽漫不傳於世天眷有德乃生杏樹一株於碑
座龜趺之側蟠枝屈蟠春花夏實廷直以皇統
戊辰秋八月行令夏臺問諸守僧圓真訪得舊
本於公會姪孫曰作曰通之家命工刊模碑面
穴隙不可鐫磨碑陰碎裂閒實以土蓋初仆時
自龜而上推撲使然也欲別選鉅石作豐碑則
又無大葬時朝廷物力公族姪孫綺曰不若橫
碑作小段而模立之則龜杏不損後之人知其
異焉因斲碑而爲四額一跋一共六石僧法洪
率闔邑僧院咸出貲助之圓真又出私帑於墳

院法堂之後設堂以祀公置碑石焉號曰溫公
神道碑堂此皇統修復之始末也余初得此碑
凡四紙縱長丈餘橫半之與斲碑爲四之說符
合爲皇統時所修復無疑也余所存者四石而
已其額與跋皆不可攷矣然而碑也仆於宋
復於金龜趺之僅存此世世封殖皆有鬼神護
持而余乃幸而得之又豈易哉余又謹按公以
元祐元年九月卒於位二聖親臨其喪哲宗再
遣使詔其孤康又遣大臣諭指俾奪遺命從官
葬命入內內侍省供奉官李永言乘驛詣涑水

相地卜宅於是以十月甲午掘壙發陝解蒲華
四州卒穿土復選尚方百工爲葬具十月復命
公從子富提舉之十二月丙戌墓成其葬也以
二年正月辛酉旣葬之明年勅翰林學士蘇軾
撰碑上親爲篆字以表其首又命永言及公從
孫桂督將作百工起樓於墓之東南以居焉樓
之大制基極相距凡四丈有五尺上爲四門門
爲二牖下爲二門門爲一城複閣周於碑迴廊
環於閣繚垣四起爲之蔽衛凡七月而畢事土
木金石朽壤丹雘之工總會一萬六千有奇而

所損之數稱是此元祐中大葬溫公恩禮之大
略也八年九月宣仁聖烈皇皇后崩紹聖元年
七月三省言前後臣僚論列元祐以來司馬光
等罪惡詔司馬光呂公著各追所贈官并諡告
及追所賜神道碑額仍下陝西鄭州各於逐官
墳所拆去官修碑樓及倒碑磨毀奉勅所撰碑
文訖奏從許將之言僅免斷棺僇屍而已四年
二月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四月又貶朱厓軍
司戶參軍徽宗追復未幾而崇寧復貶姦黨之
碑大書深刻者再皆以公等爲首靖康初元除

元祐學術黨禁贈公爲太師而事已不可爲矣
廷直修復公墓在金皇統八年戊辰紹興之十
八年也距紹聖仆碑時計五十有五年異國之
臣左衽之長乃能摩娑斷碑以修復爲已任洪
真輩皆僧徒相與欣助之唯恐後其視紹聖崇
寧諸人又何如也然而當是時賊檜爲政和議
告成天水之封劉箬之用皆在紹興皇統閒涑
水之墓雖儼然修復公亦何樂乎有是哉嗚呼
公墓之廢興關於有宋之存亡庸敢牽連書之
於碑刻之後後之君子亦將有感焉是年冬十

有一月二十七日虞山老民錢謙益謹記

讀盧德水所輯龍川二書後題

德州盧德水刻陳同甫三國紀年史傳序題之
曰龍川二書又深自貶損以謂淺見寡聞不敢
出手作序擬請虞山先生數語以發明二書之
所以然嗚呼余少而讀龍川之書爲之寤而歎
寐而起酒闌燈炮屏營欷歔者二十餘年矣其
敢無一言以副德水之意乎靖康之事天下之
大變也紹興之請和皇統之策命天下之大辱
也堂堂中國五十年之間龍川以匹夫庶士奮

起而任天下之辱思一洗之而無以自效故假
三國之君臣以見志焉三國紀年者龍川之春
秋也以言乎帝胄則備疎而構親以言乎舉事
則劉難而趙易以言乎立國則巴蜀蹙而南渡
寬然蜀以鼎足抗衡而宋以島夷屈服龍川不
云乎後主之庸豈後世之庸主哉然則後世之
所謂庸主者可知已矣志曰漢略悲其君臣之
志也以愍夫不足悲者也孫氏之立國君臣上
下畫江之慮精矣及晚年國勢既定參分造盟
以函谷爲界而明與魏絕以皓之昏暴猶有青

蓋入雒之思而南渡之君臣據錢塘一隅之地
叩頭乞哀惟恐失之不亦傷乎志曰吳略著其
自立也以表夫不能立者也孔子曰吾志在春
秋三國紀年其亦龍川之志乎龍川之志則志
乎中興而已故其爲史傳序也以中興遺傳終
焉忠臣義士中興之本也謀臣辯士中興之資
也譬之鳥焉忠臣義士其肝膈也謀臣辯士其
毛羽也有謀辯之略而無忠義之心則徐秉哲
王時雍之倫竭其精神才智朝金而夕楚者是
豈可備驅策者乎有忠義之心而無謀辯之用

則所謂拱手而談正心誠意爲風痺不知痛痒
之人者亦要歸於無用而已矣是二者皆偏才
也人主患不得英豪而用之英豪者有忠臣義
士之心而具謀臣辯士之略如蜀之有亮如吳
之有瑜是也以英豪之人而生昏庸衰濁之世
譬如神龍之在溝壑也田夫孺子爭以爲怪異
不將醢之則將豢之夫避醢而就豢亦豈神龍
之所欲哉宋當斯時和議成黨論盛鄙夫盤互
於廟堂賢人刺促於羅網如龍川者再入大理
獄晚得一第以死而况於龍伯康趙次張輩抑

沒草野又豈可勝道者乎天生英豪使斯世不
獲其咫尺之用此則人主之過而天下之大不
幸也余於龍川二書竊窺其中興之大志悲其
以英豪自命而卒於無成故因德水之請書之
於編末發千載一慨焉今天下全盛建州小奴
游龜殘魄漸就漸滅而士大夫深憂過計有如
歐陽子之云唐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者
天子方拊髀英豪一旦登庸德水使執政召問
當從何處下手德水必有以自獻矣余老矣尚
能執簡以記之崇禎丙子陽月朔

孝譽先生私諡議

崇禎五年五月故鎮遠侯勳衛楊州顧君卒江左薦紳大夫與顧君游者悲其才不效於時位不稱其志做古人私諡之法謀所以易其名者胥走告於舊史氏錢謙益謙益議曰勳臣子弟之有散騎參侍自洪武九年始也朝會大事佩弓刀充宿衛其有材器超卓者不次擢用然自洪永以來膺是選者郭忠武而外未有聞焉則豈非貴不期驕富不期侈甘毳足以參其心而綺紈足以柔其骨於其中求一勞人志士殆所

謂牛毛而麟角者歟君弱不好弄痛刮磨豪習讀書修行一以忠武爲法則其在環衛也我方有事屬國奮身請東征以麓川騰衝之役爲比既而有封議不果謝病家居御史薦君率江淮兵援遼牽連謫戍亦猶忠武之志也君生平忠孝大節無愧於忠武如諸公之議考私諡以易名不惟君死且不朽抑亦激勸後人感槩豎立庶可以稱塞我高皇帝廣厲勳舊之德意謹按諡法孝之例有五君之事母有曾閔之孝緹騎及門銀鐺逮繫君旌旄以別其母登車煒煌

既免然後跪謝告實可不爲慈惠愛親乎毀家
報國身瀕九死已已之冬詔書告别單車就道
誓獨身死倭奴以解嚴而止可不謂秉德不回
大慮行節乎東海侯陳文得謚孝國史以爲異
典吾以爲莫如君宜又按謚法狀古述今日譽
君著鎮遠先獻記下上十一朝網羅貫穿非一
家之史也論邊政議漕鹽舉而厝之可以佐縣
官緩急詩不云乎庶幾宿夜以永終譽君可謂
譽矣請謚曰孝譽先生謹議是年冬十一月舊
史官嘗熟錢某述

顧孝廉請贈議

萬曆間吳中有三孝廉曰崑山歸季思嘗熟顧
朗仲長洲文文起文起登上第爲天子之大臣
而季思朗仲皆前死巡方者以季思名行上聞
得贈翰林院待詔且命更舉其未盡者吳之人
士僉謂朗仲不可以後余惟季思之道清而貞
廉靜而閒止朗仲之道弘而毅篤誠而沉塞季
思庶幾伯夷之清而朗仲兼有伊尹之任巡方
者之於二賢非有軒輊而不蚤聞焉則吾黨之
過也朗仲少喪父哭踊拊心焦肺嘔血終身爲

錮疾臥則心怛怛然非抱持不能寐事後母至孝朗仲病後母籲天請代未幾亦死每曰子而不孝非子也吾惡夫以孝取名者也生平不妄取一錢遇人緩急典衣借貸未嘗以無爲解居閒請託謝絕郡邑公正發憤則奮臂削牘不避讎怨每曰士而不廉非士也吾恥夫以廉成名者也繇此言之孝廉之行朗仲之所不欲居而况於其名乎又况於假其名以取旌乎然則朗仲之爲人如何曰其學以窮經好古爲宗一義之未析一物之不知其所爲食寢俱廢者也其

志以忘身善物爲務一民之未安一物之失所其所爲痼疴在躬者也篤信好學強立不返爲子必死孝爲臣必死忠得志則沛然德教行於兩閒不得志則浩然真氣返乎大宅是則朗仲而已矣朗仲與江陰繆當時同舉鄉書當時於世少所許可每曰朗仲吾師也唐人李遐叔作三賢論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純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以二君擬之朗仲其元劉之比乎當時其蕭之倫乎當時以奄禍考死與劉侍講齊名爲當時所

心師者其人又何如哉舉是以應 明詔雖非
朗仲之志其誰曰不宜謹議

吳中名賢表揚續議

國家崇獎名節風勵流俗著之甲令凡忠臣孝
子義夫節婦旌表其門閭蓋做古表厥宅里崇
臺綽楔烏頭漆書之制士大夫之賢者得祀於
鄉之學宮蓋做古瞽宗樂祖鄉先生沒而祭於
社之制世道下衰風教凋敝鄉里婦孺雖有伯
姬孝已之行截髮刲股殘肌捐身非其子孫富
厚竿牘游揚卒皆草亡木隕聲銷影滅鄉賢之

祠木主林立多於儲胥有志者過而唾之若坐
塗炭數年以來士大夫廉恥掃地辮髮而事奴
挾筴而干寇者覩面攘臂恬不知恥是豈可視
爲細故哉我 皇上深惟治理激厲頑懦俞前
按臣祁彪佳之請表揚已故舉人張基歸子慕
朱陞宣皆贈翰林院待詔又命以後巡按御史
各宜留心風教確訪真品薦舉以聞於是吳之
縉紳孝秀耆老公舉其續宜表揚者舉人二人
生員一人謹條列其行事如左
顧雲鴻嘗熟人中萬曆庚子鄉試雲鴻少喪父

拊心嘔血終身抱怔忡之疾非抱持不能寐事
後母至孝雲鴻病後母顛天請代後雲鴻死旬
月以哀卒後母之殉其子古未有也博學深思
研精六籍易簣之夕雜誦易象琅琅出席蓐閒
讀書藤溪山中介居絕俗急公赴義不顧頭目
以忠孝名節爲已任丁未鎖院對策至天災民
窮淚簌簌下沾漬楮筆嘗語所知大丈夫殺身
取義當轟轟烈烈如疾雷閃電公等暖姝自好
他日縱遇難死節不過作文文山謝疊山耳甫
強仕而卒學者私謚爲孝毅先生雲鴻在公車

閭然躬行乎尹旁達望而知爲仁孝先生之徒
也事莊簡及嫡母生母竭盡誠孝居三喪哀毀
如一舅弟四人析產獨取其薄丁巳戊午閒歲
饑民陳死無算收瘞枯骸凡兩年可萬計居家
訓子肅若朝典冠昏喪祭必用古禮年逾艾危
坐一室朱黃誦讀夜分不輟疾革衣冠肅然以
手指心而逝吳人稱爲端孝先生吳趨故嚴重
王敬臣纖兒婦人皆呼王孝子敬臣沒推服大
深如敬臣萬曆十四年御史上敬臣孝行神
宗特授國子監博士用敬臣例旌大深於身後

其誰曰不宜

右條列吳中三賢行事如右皆徵諸國人詢於
介衆起九京而俟百世可信不誣者也列郡之
中亦有弓旌賁及著作繁富游光揚聲傾動海
內者矣嗟夫瓦器飲食或以虛僞貽譏穀皮綃
頭或以釣采蒙誚取宋璞以混周玉採春華而
忘秋實豈執事者所以奉 詔條砥末俗稱塞
聖主崇獎風勵之至意者乎敢忘其固陋獻
斯議以備采擇焉癸未孟陬月虞山老民錢謙
益謹議

與江陰繆昌期長洲文震孟以名行鏃礪繆文
皆嚴事之不敢鴈行進繆爲忠臣文爲名相則
雲鴻之品第可知也

張世偉吳江人中萬曆壬子科鄉試服習其祖
基之家訓七歲喪母上食號慟塾中兒皆爲流
涕父歿事其兄如其父急朋友之難甚於己鄉
邦有大利病縉紳囁嚅相顧必自世偉發之謝
絕請託誅茅灌畦死無以爲歛倪司李賻之乃
發喪世偉峻嶒自守不依附東林講席以釣聲
名黨人咸目攝之曰此爲清流嚆矢者也晚年

謝公車不赴閭里有急難必望走焉有不善相
戒曰無使張孝廉知其所居嚴重於公卿其卒
也謙益題其銘旌曰孝節張先生之柩世偉晚
與文閣學震孟周忠介順昌朱孝介陞宣爲友
而姚學士希孟出其門諸公以名行顯聞世偉
居其前爲唱于焉陞宣旣得旌矣於世偉何疑
楊大滌吳縣儒學生員故宮保南京兵部尚書
莊簡公之子也吳有君子曰王仁孝先生敬臣
大滌少從之游緼袍徒步徐行下視人不知爲
宮保之子性廉靜見非義氣色艷然不可犯于

放生說

放生戒殺三代以上未有其名然而未有大於
此時者也何也周官甸衡澤虞所掌凡以共祭
祀賓客喪紀之用其它攻猛獸除毒蠱去鼃鼃
射矢鳥各有攸司皆以生之之道殺之也國君
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田不以
禮曰暴天物則田而殺焉寡矣獺祭魚然後虞
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
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
田參觀王制月令夏小正之所載則非時而殺

焉者寡矣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
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則無故而
殺者寡矣魯隱公大國之君也登百金之魚臧
孫以爲亂政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
弃之周德下衰其凜凜於王制若此而况其盛
時乎古之帝王以天地山林川澤爲一家以鳥
獸禽魚羣生萬物爲一體無地而非放生之地
無物而非放生之物也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
官分職皆放生戒殺之法親賢遠奸禁女謁屏
闈寺攘夷狄皆放生戒殺之事也民無天扎物

無疵癘麒麟游鳳凰集泉鳥獸魚蟹咸若豈其
以人主之尊躬家人之細行且得一鳥焉而縱
之暮得一魚焉而畜之至以不取不放見笑於
夷狄如梁武者哉唐宋之世天下始有放生池
唐乾元中命天下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顏魯
國文忠公爲之碑宋天禧中王欽若奏以西湖
爲放生池爲人主祈福蘇文忠公謂西湖不可
廢者五此其首也唐宋之置放生池吾所謂家
人之細事也王欽若之請則宦官宮妾之愛其
君也然而顏蘇兩文忠拱手讚歎如恐不及者

何也尊王制因末法導揚人主之仁心仁聞而
勸誘天下以好生惡殺此仁人君子之所有事
也唐用闍人殺天下宋用新法殺天下屏弃兩
文忠於外生民日就湯火而祈福於一魚一鳥
其放生戒殺不已隘乎君子亦爲之一喟而已
矣塘栖張子羽斥萊湖爲放生池建流水長者
閣於池中延秘密嚴公主其事其友張秀初沈
不傾共爲唱導或難之曰栖水去杭城五十里
西湖故放生池也何必改作曰子不見夫官府
之庫藏乎勾稽會計密於秋荼今又重之以嚴

旨峻法然貪官污吏穿穴而乾沒者不可勝誅
也富家翁媪囊金櫝帛手自扇鏹中夜取火而
視之不遇胠篋探囊發匱之徒則其亡失者鮮
矣物公則翫法久則渝西湖之放生官府之庫
藏也栖水之放生翁媪之囊櫝也何必西湖之
是而栖水之非顏文忠之碑曰環海爲池周天
布澤動植依仁飛沉受獲蘇文忠之奏曰郡人
數萬會於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
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栖水之爲斯善學兩
文忠已矣衡公自栖水來敘諸君建置之意屬

余綴以一言余拱手讚歎曰斯所謂諸上善人
俱會一處得廁名其閒幸矣作是說以廣之

袁祈年字田祖說

公安袁祈年其字曰未央吾友小修之子而為
後於伯修庶子者也自公安之三袁以才名掉
鞅藝苑而其子弟之英妙者皆有名於時江漢
之閒人皆知有袁未央矣一日飲余長安邸中
請改字於余余別字之曰田祖而告之曰周禮
春官籥章凡國祈年於田祖籥班土鼓以
樂田畷注曰田祖始耕田不謂神農也

詩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傳曰田祖先嗇也先
王之制禮也大報本而反始是故以報焉則祭
先嗇以祈焉則御田祖其為尊祖一也雖然豈
惟田有祖哉文亦有之三百篇詩之祖也屈子
繼別之宗也漢魏三唐以迨宋元諸家繼禰之
小宗也六經文之祖也左氏司馬氏繼別之宗
也韓柳歐陽蘇氏以迨勝國諸家繼禰之小宗
也古之人所以馳騁於文章枝分流別殊途而
同歸者亦曰各本其祖而已矣今之為文者有
兩人焉其一人曰必秦必漢必唐舍是無祖也

是以人之祖禰而祭於已之廟也其一人曰何必秦何必漢與唐自執作書是故髮而祭於野也此兩人者其持論不同皆可謂不識其祖者也夫欲求識其祖者豈有他哉六經其壇墀也屈左以下之書其譜牒也尊祖敬宗收族等而上之亦在乎反而求之而已田祖胚胎前光蟬蛻俗學卓然有志於文者也吾姑語子以文之祖子歸而叩擊於小修以吾言爲端其於吾言必有進焉子江漢之閒人也江漢朝宗於海尊祖之義也詩不云乎沔彼流水朝宗於海

陸君陳字說

甬東陸生符嘗讀陳亮同父之自贊所謂人中
之龍文中之虎愾然有意乎其人也遂字文虎
既而意有所未安也請改字于余余觀東方朔
諫武帝願陳泰階六符生之姓名適有合焉因
字之曰君陳而爲之說曰三代而下賢臣志士
有志于理平所以規切摩厲其君未有不本於
三階六符者也東方生西漢全盛事雄才大略
之君假詼諧倡辨以陳其說人主用其一二遂
能鞭笞四夷表章六經致白麟寶鼎之瑞同父

當宋南渡光氣分裂星分不越女牛參井之間
乃欲挾縱橫恢復之計以干庸主窮老盡氣而
不得一試亦足悲矣吾願生爲東方生不願生
爲同父也東方生所陳秦階之事不可得而聞
矣生一旦如同甫上書故事天子驚異累日
使執政召問從何處下手其何以置對夫永康
之功利驟而陳之能使其君畏然而不可誣也
新安之誠正久而陳之能使其君厭然而不可
易也良醫之用藥也虛則補之實則瀉之若必
欲舉一而廢一則均爲風痺不知痛癢之人而
已矣記有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
其信吾知生之必有以也生之爲人也孝友令
恭有君陳之遺德焉則三代以下之臣將姑舍
是而况於談諧倡辯之流乎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七

雜文七

富貴主人文

昔人逐貧送窮之作皆以貧鬼致辭譴訶不少
貸而富鬼則不及焉孫樵逐痞鬼文列四鬼之
目曰諂鬼曰矯鬼曰巧鬼曰錢鬼是四鬼者皆
富鬼之族類儔黨也樵既知富鬼之情狀而擬
諸其形容矣又欲招之以文富鬼故不好文幾
其與子墨作緣亦慎甚矣乎余里居食貧峭獨
自憊時聞大冠擲揄聊述其語爲富貴主人文

知富鬼之不可招故安于其責而不慙也意略
與樵反其辭曰翰林主人索居暑夕月在南斗
明河垂席雲物輕鮮人影單隻倚仗徬徨瞻睇
四壁有聲愾然若咳若息若啼而厲若愬而撻
諄諄出出音聲四射傾聽不明掩耳逾噴曰余
爲富鬼百鬼之王暫舍富室薄游窮鄉過子之
門有如琢水門神冷落戶鬼凌兢入子之室徒
有憂滿竈君辭突厠鬼去溷退筆成冢殘編滿
家傲不人後癖必人過撫已咄咄視天夢夢保
此四極御彼五窮凡今之人莫如富厚百爾具

瞻上帝所右鬼猶求食人胡弗走不親而懿匪
昏而媾借其餘光逐彼遺臭彼翔我趨彼植我
僕彼噉我甘彼灼我灸衍衍飲酒仡仡禦寇惟
力是視遑恤我後我有顏面無獲其皮劈背析
頰逢彼之宜彼笑未色我解其頤彼方曰咨我
蹙其眉賜之餘瀝匍匐叩稽不比臣虜况乃等
夷我有話言沓口岐舌鴟夷滑稽瀾翻轉折嚶
嚶喔伊附耳未絕陳見悃誠誓死流血退而屏
人偶語憂憂轉喉似暗出氣復咽哿矣富人入
而後說爲臣則忠作婦斯哲齒牙輓轡骨節嚮

卷口承餘竅唇嚙足汗尻高首下肩聳脇穿刺
肉折俎剝膚肆筵見金則攫有恥必捐子不醜
窮人誰子妍脂膏却潤捷徑辟先人敝官冷有
地無權資人莠口博人鈍顏搖唇抹搯背面銛
鉗魯冠越棄夏箠冬懸咎譽遷隨彼何有焉富
而可求伐柯有則彼其之子亦既弋獲善事官
長伺候顏色結交駟獐厭飫酒食妻子轉慮僮
奴并力如牛之耕如螻之賊囊積充物子貸滋
植大冠如箕項領成飾鄉老稱愿兒童嘆息子
胡自苦坎壈失職用我之言易子之求迴馭弭
節師彼前修鴈鷺爲羣稻梁是謀挪揄屏息樓
裂奚憂僂置筆札辭去交游願就幸舍爲子持
籌主人聞之閔默隱几煩寃填臆啣嘈聒耳宿
醉方醒夢寐未止回腸傷氣屏營徙倚曙光解
駸晨露沾灑欠伸久之晞髮叩齒左顧丹鉛右
命圖史忻忻樂康忘其所以富鬼喟曰不可爲
矣撫膺高蹈不顧而起

楚女對

楚之南有季芊者美而惠弱不好弄善女紅授
女誠列女傳書笄而適于某氏不苟訾笑久之

舅姑弗善也其叔妹妯娌咸疏遠之其夫憐之而弗敢暱也里有夏巫氏者極醜無雙曰頭黝顏深目曷鼻齧唇結喉旁行螞僂手不識刀尺目不辨結縷保逐與人合無道涂溷廁擇焉行年五十而後嫁好淫不衰其夫固知之久之其舅姑安之其叔妹妯娌交譽之其夫亦弗忍絕也夏巫氏時引鏡自笑曰吾之美與惠世固無有季芊何爲女子有辭家者過夏巫氏夏巫氏必祝之曰肖我肖我而笑詈季芊不絕口隣女有習夏巫氏者問之曰子固里之不售女也子

何賢于季芊夏巫氏曰我善嫁隣女曰季芊實先子行何謂善嫁夏巫氏曰非此之謂也季芊之嫁也一嫁而已矣善嫁者無不嫁也里之人貴顯者吾嫁門第焉富厚者吾嫁貲焉賈者吾嫁鬻販焉飯脂洗削者吾嫁奇羨焉傭保吾嫁直焉奴虜吾嫁桀黠焉椎剽賊盜吾嫁藏焉丐乞吾嫁殘羹餘瀝焉吾十指如懸錐而衣食嘗有餘且以奉吾舅姑叔妹而蠱吾夫焉季芊之一嫁也此不嫁之精者也故曰我善嫁隣女曰然則子何以無淫名夏巫氏曰我善淫我非好

淫也污其身有利于已則爲之也利我者以我
專利也不好淫淫我者以我爲淫也不謀利我
是以食淫利無淫名且里之人老者吾假女焉
孤孩者吾假母焉壯者吾假兄弟焉皆假物也
向者吾嫁亦假也吾有淫黨而無淫人誰適名
我故曰我善淫隣女曰是二者則誠善矣如醜
何夏巫氏曰頭白因而爲廣髻顏黝因而爲玄
衣因深目而視下因曷鼻而眉蹙齧唇結喉因
而爲囁嚅旁行踽僂因而爲磬折人惠我而愛
其醜也久而漸忘之且歸美焉季芊洵美矣雖

然季芊不善爲美而我善醜以我之善醜易季
芊之不善美則季芊之稚齒媿猶天人也雖
鳴之發于餘竅猶芷若之紛郁以口承之不暇
矧敢笑且詈之耶隣女歸以告季芊季芊穆然
不應楚王聞之曰嘻是國之無教令也乃命施
夏巫氏表季芊之閭以爲女宗

書武林禳夷事

今年春王師分四道討建州夷三道敗沒殺我
一僉事二總兵中外大震武林諸山浮圖有律
行者相率然燈禮懺告哀于佛諸大夫士相焉

或曰是詛之也秦嘗詛楚王熊相是匹敵之禮也或曰非詛也禳也禳之之義何居周官大宗伯六祝六祈則掌之太祝侯禳禱祠之祝號則掌之小祝以迨于司巫女巫巫各有事守凡以寧風旱彌災兵國有大故號呼于神以求福也夫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也當周之盛時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六卿分職各率其屬時和年豐天無烈風陰雨白雉鬯草之貢至自荒服國固無風旱裁兵之足虞其有之則其所召致感應者不在人也 是故一則曰以事鬼神示再則曰

以同鬼神示德之休明人無不和而天神人鬼地祇或有不同不和則六癘之自作聖人得以索而治之然而用牲用幣祈禱告哀不敢專用攻說從事求乎陰之道也 治世浸遠五行之沴滋多風旱災兵劫運促數而大雉氏之教始盛其所以弭災拯難升幽陟明固不遠于周官之法則亦聖人所不廢也 今 天子深居法宮久道化成建州一隅伏屍流血干犯和氣六癘之自作不歸于人鬼神地祇之不同不和而誰歸與周官之制度蕪廢侯祈禱祠之法已不可

攷見不告于大雄氏而誰告與雩祭之用女巫也歌哭而請今建州之裁豈直早曠與浮屠之禮懺也其唱嘆不比于歌其悲哀不比于哭與舉國之人皆莫適爲女巫而浮屠焉代之是不亦亡于禮之禮與然則大夫士之相之也何居曰吾聞之浮屠有護真者瓦孟草食守木义如金科斯律行之表也率護真之道以之爲臣必不以持祿養交罔上以之爲長必不以苞苴竿牘漁下以之立朝必不以諭訛嗜沓賣友雖棄氏毀髮固天子之寶臣也大夫士之相之也宜

或曰是舉也大夫士請之浮屠鑒其誠往焉爲大夫士者里居而抱疆場之憂匍匐稽顙告哀于佛其進而謀人之軍師邦邑又何如也侯喜者唐之處士也劉逸淮之亂作吊汴州文投之大川以訴李翱曰誠之至者必上通上帝聞之劉逸淮其將不久後數月劉逸淮竟死然則佟夷之死且亡其有日矣書其事以俟之萬曆己未夏四月

節婦文氏旌門頌 有序

洪武七年春三月甲午 詔旌吳縣民妻守節

者三人姚榮三妻黃氏旌門在吳縣之閭門里
其實錄中後二百四十二年吳縣有姚節婦文
實榮三七世孫汝轍之妻巡按御史請得表署
其門如黃氏 制曰可于是符下有司行事所
旌門亦在閭門里綽楔相望焉文之隕所天也
爲萬曆庚辰子希孟生十月乳哺之餘掖置苦
次麻與襁相襲也希孟少病嗽齒擊乳迸迷離
枕席閒不辨血漣中更家難覆巢完卵艱危萬
狀萬曆乙卯孀居三十有六年與被旌典希孟
既以春秋舉於鄉有聞望矣媿烈則繡黼娠賢

則珪璋煌煌乎圖史之遺則

聖朝之盛事也

黃之被旌故史臣蘇伯衡作旌門頌旌門之有
頌古無聞焉自伯衡昉也其亂曰嗟臣事君猶
婦從夫凡百在位曷鑒曷圖伯衡當開國初去
僞吳僭竊未遠其告誡臣子者甚備承平以來
偷玩滋有惟茲閭門通邑大都乘軒列駟過姚
氏之宅里者道相逮也其亦有下車肅揖攷舊
史之訓辭而興起者乎謙益待罪國史謹書其
事以遺希孟俾鑿之樂石猶伯衡之志也頌曰
我 祖建國崇獎節孝 神孫十葉風聲彌耀

徵節于吳有黃有文崇臺綽楔後先一門龍宗
有鱗鳳集有翼維黃自誓文也是則是則伊何
忍死立孤哀哀苦塊襁褓是扶哭摧蒼天泣掩
黃口吳趨罷歌闔廬崩耦哀此藐孤命比垂髮
含飴雜淚齒乳迸血靡晨匪昏靡令匪冬寒燈
晝青朔雲夏同厥孤漸長維母作傳教之春秋
勗以七箸鴻匹不再豹生有文是母是子達于
九闈 帝曰俞哉媿女前烈漆書交映烏頭雙
揭峩峩閭門甄胄之里軒車麟麟有來至止覩
彼赭白問諸琬琰豈無轅迴亦有顏渙嗟此婦

嫠朝薺莫鹽旌門有仇過者具瞻天咫不遠
皇匪爾私載高食厚云胡弗思匪瘳曷章匪誅
曷封訓於蒙士式彼女宗曷鑿曷圖莫非臣子
載筆作頌敬嗣舊史

節婦韓氏旌門銘

有序

崇禎三年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臣必顯言臣
會祖父元祖以諸生早夭曾祖母韓氏年二十
有八毀容截髮瀕死自誓力作以奉舅姑血淚
以育孺子茹荼攻蓼五十餘年州里言其狀監
察御史將覆覈上請家本衛籍衛弁來索賄家

人欲予之韓嚙指曰吾誓死守節若以賄得旌
是毀吾節也乃罵絕之且死戒子孫勿復言旌
表事臣祖承光累年外吏臣父振基數月省垣
未獲具疏陳請臣遭逢 聖明待罪銓部敢昧
死上聞伏惟 陛下鑒百年之苦節閔三世之
死孝幸得表署其門如制令其自臣祖父以下
咸死且不朽 制曰可於是草莽臣謙益舊待
罪太史氏謹爲之銘銘曰巖巖衝關下有潼水
注河激華龍門伊始神區帝戶風氣完塞彼都
士女淑茂厥德有美韓姑來歸于孫嚴霜夏墜
所天不存雙雙華顛呱呱襁褓閔予幼稚哀彼
篤老寒燈雨侵敗幃風擁哀哀血淚迸爲乳漣
厥孤旣立母節未署伊誰抑沒韎韁跼注民彝
有嘗天咫不遐挹彼注茲發祥厥家子應星郎
孫拜夕闡曾孫趾美前光後輝乃扣帝閣抗疏
請卹 帝曰俞哉汝表汝錫崇臺綽楔銀榜漆
書天晶日明炤曜里閭冥冥長夜墓木已拱寒
灰琯飛重泉波涌 皇明如日靡幽弗燭孰云
百年蔽此蔀屋誰謂華高母節齊而誰謂潼遠
母節逝而誰謂衝關峻不可仰烏頭雙表遠抗

高掌舊史作銘勒諸樂石崇獎節義用詔罔極

新安呂氏節孝旌門銘

崇禎十五年闖賊陷雒陽故南京叅贊尚書呂公維祺被執抗辭罵賊而死余從故篋中得公所詒先世節孝事狀摩娑流涕追惟宿諾乃爲敘而銘焉敘曰節婦牛氏河南府新安縣介村里人呂鄉妻也鄉死時年二十九闔戶自經女弟救之得免家貧子稚隣媪憐而諷之嫠面截髮以死自誓篝燈紡績聲淚奄然泣涕漬濕麻桌日亭午突蕭然無煙終不肯旬貸一錢曰與人通財非嫠婦事也子孔學貧不能爲儒習書獄爲縣吏文無害能佐縣令平反孫維祺舉進士官吏部郎呼孔學謂曰夫子好行其德指困以周人之急而家輟火里人斬之曰無若呂公代客用窮今幸少有餘貲盍亦行夫子之志乎孔學傾家以贍三族澤及窮嫠母之教也牛氏卒壽七十有八孔學老矣號踊致毀苦次病亟子婦以酒肉進終不肯御豕廬洹寒風饑雪虐人勸之歸不可曰我先人葬母身自負土手皴足重繭我以孺子故弛於畚築又忍燕寢居息

棄吾母於宿莽乎里人言母病腫瀕死孔學籲
天請代感異夢遇異人診之一昔而起兒童婦
女爭傳其事皆曰呂孝子也天啓四年御史丘
兆麟上其狀禮部案驗不妄奉 詔表厥宅里
曰旌表故民呂鄉妻牛氏貞節及呂孔學孝子
之門母子節孝同日竝旌史策所罕聞國制所
未有也旌門之後凡十九年而有叅贊公死節
之事銘曰 惟 皇建極崇獎節孝樹之風聲
顯顯呂氏母子婦孺篤守天經栢舟之節白華
之孝旁達神明一門雙闕烏頭漆書燭幽洞冥
神錫祕祉靈泉神芝誕育夏卿雒邑隳突天虧
地圯親賢在庭食竭力盡抗辭談笑獲此利貞
肝膽輪囷碧血不化鬱爲神靈雒陽城下思鄉
之夢遙歸 帝京節婦有孫孝子有子惟我有
臣天包元命國叶貞符純嘏合并卽圖立廟
帝命游加揚芬億齡金銷石泐汗青凜然敬斷
斯銘

金節婦錢氏旌門銘

并序

崇禎八年巡按浙江御史臣某言紹興府山陰
縣民金某妻錢氏年十八歸於金二十三而寡

一女提一子抱截髮嫠面矢志自誓衰麻與襁
褌相襲也血淚與乳澆相和也久之紡績以課
弱女修脯以教稚子顓天割股以療病姑茹荼
攻蓼克有完節萬曆四十七年卒年五十三謹
按節婦錢氏後門寒素伶俜孤苦俯子仰姑捐
身并命用能報稱所天全歸下地所謂之死靡
它復生不愧者也臣牒下所司案驗不妄請得
表署其門如會典 制曰可後三年節婦之子
廷策謁謙益於請室請爲旌門之銘銘曰 旌
門之典備於有唐逮我國家甲令煌煌烏頭雙

闕綽楔嶙峋勸爲人婦勸爲人臣惟 皇御極
崇獎節孝金寡高行門閭有耀高行維何誓死
報夫血潼育子殘肌療姑金銷石泐丹誠不改
琢冰積雪四十餘載鴻孤行單鸞孤影隻相彼
禽鳥有耦有匹烏鼠同穴靈狸互雄人而無恥
孰長俛蟲閹孫塞路媪子盈朝螺肖蠅蕃廉恥
道消持祿鉤黨如弗我克國邑軍師棄此遺跡
皇匪爾寵爾詢爾辱小刑刀鋸大刑爵祿多
壘盛國泄泄降災爾之弗圖亦已焉哉惟此庶
婦習禮蘊義送往事居鞠躬盡瘁惟婦殉家惟

臣者國三事大夫云胡弗盡崇臺有仇表厥宅
里帝庸勸節亦以明恥莫聖匪艱敷匪丹悛
者停車赧者頽顏纍臣謙益舊太史氏作爲銘
詩敬告卿士

雙節堂銘

并序

永樂初嘗熟民朱昌朱亮應詔徙家京師兄
弟相繼歿昌婦錢亮婦陳皆盛年自誓鞠其遺
孤曰良曰鉉皆克有成鉉中進士拜御史奏旌
其門閭爲堂號曰雙節倪文僖諸公爲記傳胡
忠安商文毅諸公爲詩與頌而前塘戴進爲之

圖此天順閒事也耳孫某出以示余余拜而展
視絹素完好風烈如在因念二節婦之歿二百
餘年所謂雙節堂者缺瓦斷礎不可復跡矣而
觀者拱手歛容如二寡之危坐於此堂而肅揖
其下也天地閒物無不敝惟節義爲可久是故
殘肌斷脰者彌痛而忠臣節婦不替於世爲之
銘曰二寡高行萃於一堂輕裾齊縞朱顏並蒼
秋稗同炊寒燈互影呱呱二孤血淚填哽鴻節
旣伸熊丸有託惟此崇構御史所作素椽粉板
二百餘年我披畫圖有風肅然霜棲舊礎月澹

上楹恍見二嫠粟玉堅冰悍夫俯躬譁者不語
掘衣趨風欲拜堂下三槐之堂駟馬之門棟宇
翬飛今則焉存石泐劫灰節義不隊歸然斯堂
亘古嘗在

義冢碑銘

虞山之北絲天潭谷邈迤而下林麓蒼蔚後崗
而面城凡五十餘晦買之置義塚焉廣二百五
十七步修如廣之數而贏十八國民無私地域
者與夫死於道路者則以告族而埋之叅政陸
君仲謀實爲經始請於邑宰張侯溝封之而申

其禁令謙益謹書其事系之銘詩以告後之人
俾勿壞銘曰帝奠九壘濟於壽仁厥類不齊扎
瘥天昏邑厲有祀漏澤有園掩骼埋胔豈惟孟
春其一維茲都邑民人所戾極熾而豐氣亂作癘
道路不掩溝壑斯斃莫司置榻莫掌除酖其二白
骨楮柱青燐斷續瘳狗晝啤饑烏夜啄腓骨日
燎骹股雨濯痛湛淵泉殍達墻屋其三風淒晝日
冤語道周天寒雨濕有聲啾啾豈無蓋帷亦有
首丘悍夫涕淚仁人以憂其四虞山之陰天潭之
陽爲扈爲嶧如防如牆宮以墮山襲以脊岡晝

丘繞還近郊莽蒼其五乃捐泉布乃植封樹乃給
轉櫛乃族墳墓以葬以貍以表以署既度以晦
又度以步其六山則再成地匪不食纍纍者墳不
見白日昔無席薦今有寢室革其呻喚歛彼鬼
魄其七告於邑宰宰曰禕矣剗隄慮終樵牧禁始
爰命山虞以及蜡氏部分林麓昭示無止其八凡
此捐瘠皆我族類我心盡傷非作而致不麇不
卵澤有攸漑如水斯漢如火出燧其九大書深刻
載此銘詩凡百君子過而眡之梧丘垂仁射聲
流滋岸頽城復斯冢勿夷其十

第五公畫像贊

第五公者周姓諱召詩字二南鎮江之金壇人
也兄弟五人皆射策甲科登臚仕公獨老逢掖
行又第五遂自號第五人稱之曰第五公丙丁
之交椽人竊枋其爲之冢宰者第五公之伯兄
也第五公詒書強諫弗聽登明倫堂伐鼓號哭
禠諸生之中衣以歸未幾而卒後十餘年其子
簡臣介生蔚爲儒宗件繫公行事謁有道而文
者志之于是第五公之名滿天下矣春秋之法
誅不辟親季友之於公子牙慶父是也其有力

不能正託而逃焉衛子鮮之託於木門吳季札
之耕於延陵是也第五公之義其在衛鱣吳札
之閒乎初應山楊忠烈公劾閹削籍冢宰猶里
居半夜舉火疾呼塾師之門蹴而起之曰天眼
開矣戊辰冬余以枚卜被逐冢宰大喜徧召其
親知歡宴累日冢宰幸余之廢退比於應山此
亦余之知己也簡臣持第五公畫像屬余爲贊
遂牽連書其事嗟夫冢宰之於余若是則執筆
而贊第五公之像其亦公之所不吐也夫贊曰
有珮者玉有服者緋有泚其頰色如死灰逢掖

之衣章甫之冠不愧不忤有氣桓桓七尺之軀
載骨負肉上天下地父母所育怒髮俯植奮髯
旁驚云胡中道鬻彼熏腐類官之門掛我冠裳
長嘯闔棺我歸我藏第五之名永敝泉壤忸怩
鄙夫敢拜公像

駝基礎硯銘

姚寬西溪叢語曰登州駝基島石可琢硯島蓋
海運道也新城王季木遺余駝基礎爲之銘曰
海島有石取以琢硯涉彼風濤登於書案世無
淮安疇復海運晴窻摩娑使我三歎

琴銘

張生斲琴以獻范司馬余為之銘

吳張斲桐越其祖髹采薦之高平府余系之銘
曰清厲而靜和潤而遠此范氏之譜也

杖銘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吾與爾危而不持顛而
不扶將焉用彼崇禎八年春牧翁銘

又

挂百錢沽一壺登高不懼涉遠不孤策扶老兮
擅嘉名嗟靈壽兮非吾徒

濟野關重修關壯繆廟碑銘

萬曆某年戶部黃州張君大猷權關濟野關重修
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壯繆廟奉揚 今天子之

明命加以袞冕而屬史官錢謙益為之銘銘曰

桓桓壯繆環衛宸極鈎陳閣道作廟翼翼崇關
將將神亦戾止是為離宮作鎮星紀 天子曰

咨咨女東南女財女賦女土曷堪鬯草闕貢萑
苻傳警占在烏衡歲曰有肯侯眷南顧弭節吳

地胥濤晝晏金虎夜避織筐綸絮轉運炙輶浮
淮達河飛湧祠下舳艫晡靄帆幃參差垂旒端

冕坐而臨之都山鐵銘長沙銅誓大庇我吳鎮

撫海澨鐵馬嘶嚙金戈後先再戰殲倭雲旗儼
然西陵舉烽郁洲如帶以報以祇民神有賴右
我三吳以奉 皇明計臣司關史臣作銘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七

詩大雅祈祈爾士

孫劉誓古岳品嶺流曰百首對春南嶺兩嶺吳
谷谷也東南女相女相女士也舉學草闕貢
樂殊師衣吳王長流嶺守於嶺星除 天子曰
醉醉非醉樂濟東歸陸明關道非賦賢翼宗國
既命歌以分長山嶺文百送新益為之翰翰曰
戴前操軍實善亭對北 賦奉賦 今天子之

律